

7/2024

昆州華文

2024年7月號 总第34期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電子雜誌



1st Care Community 首護天使

成立於2016年

首護天使，關懷不同文化的老年人和殘障人士。政府補助，多項服務免費，包括老人服務套餐、老人基礎服務 (CHSP)、殘障人士保險計畫 (NDIS)。專業團隊免費協助申請，貼心引導至最後。個性化服務，靈活滿足您的需求。經驗豐富的註冊護士上門專業照料。各類理療服務，最合適專業人士為您提供。三級證書家庭護工，品質有保障。專業人士解決各類修補補問題。豐富多樣長者活動，回饋社區，用心服務。期待您的加入！

服務地區
✓ 布里斯班
✓ 黃金海岸



老人家家庭護理套餐 HOME CARE PACKAGES

老人家家庭護理套餐 (Home Care Packages) 是政府為滿足65或以上老人能夠在家中獨立持久生活目標而設立的全國服務專案。服務套餐共分為1、2、3、4級，4級最高。

服務優勢

✓ 高性價比

首護天使每小時服務費僅\$51，每月節省大量費用，可用於維修或購買輔助用品。

✓ 快速回應

您的專屬服務經理立即提供解決方案，無需催促。

✓ 客戶至上

總經理至護理員，我們以客戶為中心，服務簡單純粹。

專業員工為您量身設計
內容靈活可隨時調整

基本服務

- 家居清潔 • 購物 • 陪護
- 註冊護士 • 花園整理
- 個人護理如洗澡 • 搬運輔助用具如輪椅
- 家居維修如修水龍頭 等等

申請條件

滿65歲澳洲公民或永居(PR) 身體患有影響正常生活的疾病。細節請聯繫老人服務部 (MY Aged Care 1800200422) 或者直接聯繫我們協助你申請。

殘障保險計劃 NDIS



NDIS是一個完全免費的服務計畫

- 統籌/管理服務 (Assist-Life Stage, Transition)
- 協助日常活動 (Assist-Personal Activities) 如洗澡個人護理等
- 協助日常生活起居 (Daily Tasks/Shared Living) 如做飯、在家陪同等
- 提高生活技能 (Development-Life Skills) 如學習做公車或使用電腦等
- 家居清潔 (Household Tasks)
- 協助參與社區活動 (Participate Community) 如學習去圖書館健身房等
- 團體活動 (Group/Centre Activities)

服務優勢

多元服務類型：

- ✓ 家居社區支持
- ✓ 財務計畫管理
- ✓ 服務協調安排

與多家NDIS服務公司合作，包括理療、就業和活動等，滿足您全方位需求。專業服務經理和固定團隊，瞭解您狀況，提供最專業建議。一站式服務，您的需求，我們滿足。

患有永久性或者持續發展的疾病

嚴重影響日常生活品質

澳洲人或永居(PR)

可聯繫NDIS 1800-800-110
或者問詢我們關於如何註冊等資訊



歡迎加入
我們團體

成為專業天使團員之一

如有查詢或語言問題，請與我們聯絡

☎ 電話: 07 3341 0520 [英國 | 粵語]

📍 電郵: info@1stcarecommunity.com.au

🌐 網站: www.1stcarecommunity.com.au



ROBAM老板

创造世界新厨房

烟灶联动 极速控烟

— 老板双腔大吸力油烟机 88H1S —



双腔双吸



烟灶联动



极光环交互



双劲芯8.0

Gold Coast

Add: Unit 2, 59 Ferry Road, Southport, QLD 4215

Mob: **04 5680 3318** / Tel: **07 5528 6868**

E-mail: goldcoast@robamqld.com.au



Brisbane

Add: A1, 15 Lapis Street, Underwood, QLD 4119

Mob: **04 6066 6829** / Tel: **07 3299 1818**

E-mail: admin@robamqld.com.au



RayWhite

TOP 1% AGENT
NATIONWIDE



Parkinson



Calamvale



JASON SONG 团队

一个专业，靠谱
有温度的地产团队

Jason Song 0433 572 868

jasonsong@raywhite.com

Ray White Rochedale



ABN 55 132 821 302
PMT-Q Lic 13906
QBCC Lic 1318504

Eco-Global Termite Doctor Pty Ltd

澳洲白蚁博士公司



业务预约 07 3700 6008/ 0432 020 618

技术咨询 马博士 0413 207 568

www.termite-doctor.com



热敏透视相机 白蚁活动雷达仪

- 买卖房屋白蚁结构检查
- 房屋白蚁年检
- 新建筑白蚁屏障铺设
- 白蚁防护墙/白蚁诱饵系统
- 商业害虫治理
- 居家害虫治理
- 扰人动物治理

免费评估报价 货真价实心安

国际领先的白蚁检测处理设备

- 白蚁活动雷达仪
- 热敏透视相机
- 湿度计
- 数码显微镜
- 微型气候仪
- 高压喷药设备



白蚁



蚂蚁



蟑螂



蜘蛛

昆州华文 2024 年 7 月号评述

力夫

昆州华文 2024 年 7 月号小编仍以收稿先后顺序排列，为便于表述，我将以阅读顺序表达我的粗略体验（少数文章稍做调整）。同一作者有多篇不同体裁的作品呈现，我尝试同时捕捉到自己的观感。如有不宜，聊博一晒。

韦钢的散文《初来乍到》，记述了 30 多年前作为公派进修生初入澳洲的一段经历。文章挥洒自如，人物传神，细节生动。斑斓人生记忆的一个碎片，挥之不去。

练美嘉的小说《母亲的记事本》，延续了作者擅长的叙事风格，往往信马由缰，闲处留笔，确实巧思熟虑，别具意味。多真实故事，信息量大。

经年鲤的小说《文痴一梦》，淡茶冷羹，意识流淌，潦倒浮生，残梦痴文。人生短如蜉蝣，男主何必一文情深，何须茹苦含辛，何妨为五斗米弯腰。文痴一梦，残酷文字。澎湃思绪，一声太息……

三毛说：年少的我，曾经以为爱情可以超越一切，那时我

不明白，这世上有另一种力量，叫做命运，只可承受，不可改变。读到燕紫的小说《不谈爱情》，忽然想到三毛的话语。也读到燕紫的诗歌《风云和雨》、《野猫与爱》。这是和三毛不一样的风景。当回首年少情致，让风吹，让云走，让雨来。流离飘散，忍住悲伤。

刘成启的散文《四十年前一场梦》用细致的笔触描叙了两个青年男女的美好邂逅。人生风雨路，有甜蜜的遗憾，也有酸楚的牵挂。

游泯的随笔《黑匣子》是一种特别的存在。可以给人惊喜，可以给人意外。当然，也可以给人关爱。关爱蛮好。

花田君的散文《裴多菲、李斯特、教堂和咖啡，布达佩斯，我爱你多过爱我的情人》，标题奢侈到任性。诗作《我为你建造了一座千年的城》，触景生情，随性赋诗。我有时未免疑惑，北师大出了伊沙、沈浩波一众口语大咖，也涌现如花田君如此博学多才，一手时政妙文，狂飙突进，拳打脚踢；一手痴心绝对，广场抒情的复古豪杰。飞扬如斯，幻梦如斯。

《黄土》是 30 余年前野天野地里一个散兵游勇的文字习

作。青年力夫白日里在滚滚黄尘中执锹挥汗，在夜黑的工棚里，鼾声四起。就着报纸做的台灯，年青人偶尔读读汉语言文学简印教材、偶尔读读血色黄昏雪白血红复活红与黑……偶尔写下《于连-索黑尔》、《德-瑞那夫人》、《玛特尔》，风尘漫漶的诗篇。

马山的散文《威治与威廉》讲述了一母同胞却性格各异的两个小外孙的懵懂趣事。马山先生的另一篇随笔《关于“一把屎一把尿”的翻译》，一以贯之的执著验证，学人风范。

赵孔南的散文《瑞士格吕耶尔村》、《三垌湿地公园游记》，文字恬淡闲适，不急不躁，笔下海外风情，抑或江南胜景，逸人心意轻盈，回味无穷。

李守义的散文《甜蜜的事业》记述了澳洲主要糖产区昆士兰州从甘蔗的种植，制糖，酿酒，培植食用菌，制作包装盒，“从头甜到尾”的甜蜜事业，一代一代的华人开创者功不可没。

蓝楹的散文《与文学相遇》、《不负余生---我的澳洲情》，老将新军，猛志常在。流年似水，平凡阳光，文字在闪亮。

洪丕柱先生的杂文《龙吃什么》，闲处落笔，意蕴深邃。从龙牙讲到龙角、龙爪，云云总总，包罗万象。龙是图腾的文化，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文化。也是有局限性的文化。

陈谦常常以善感的诗句描摹奇异的画面，以梦中的镜像映照缤纷的乐曲，《星月夜》倾听《七月的琴音》，听她紫罗兰的心事，浅波暗流，寂静悠长……

无名的诗作《深圳“海上世界”观感》，通俗晓畅，明白如画。濔千吟哦《以心相许》，愿海弥陀，心心相印，是教外别传的一枝。刘广玉以天籁的《草原长调》唱《桂林山水》，“山水之间多少事，一幅画卷迷仙凡”。四合院开合有度，千年《轮回》，尘红苍穹。连健龄《旅澳忆龙岩八景》，梦在故土，龙在天涯。蓝湘《南国冬日》眠好梦。《手造桃源》百姓家。

又到了安定时刻。我选择把三位反复阅读的作者放在最后。我期待也坚持相信，他们值得更多的看见。

夕阳的散文《母亲的葬礼》，让人哀伤。秋风苦雨，弱女无依，天公不公，大地垂泪！

金辉的散文《照片的故事》是年轮的印迹。从动物凶猛的青葱年华到深夜独白的碌碌（盛大）中年。有些悔悟，是一种记住。有些记住，是随风飘散。如果时间可以疗愈一切，那么岁月终将安慰一切。

我说过二雷子的诗意，是蓬勃的野草，原始猛，自然野。我在远处看到她读《筹码》，她好像在鼓动一些人，又好像在和远处的自己吵架。命运总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去给生命做诠释。二雷子写了一篇《那些和葡萄根本无关的事儿》，写到患病的马大夫。写到慈母心肠。写到千叮万嘱。那天在文集发布会，我轻轻拍了她的背。总有一些事，需要面对。总有一些事，会好起来。她忍住了，没哭。

夜深人寂，亲爱的朋友们，我在每一个安良的长夜，在远方，与你们互道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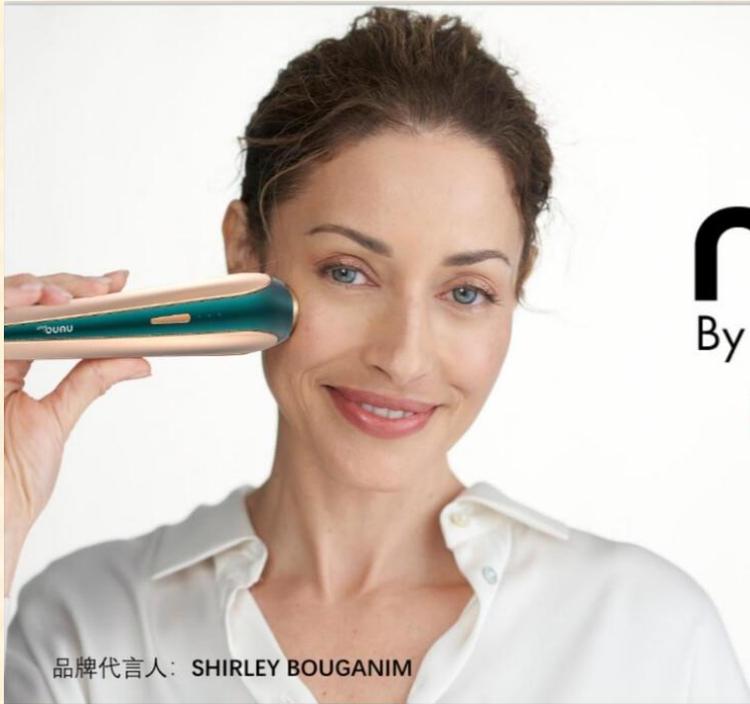
2024.7.29 夜 Sino

目 录

初来乍到 (散文)	15
韦钢	
母亲的记事本 (小说)	29
练美嘉	
文痴一梦 (小说)	34
经年鲤	
不谈爱情 (小说)	40
燕紫	
四十年前一场梦 (散文)	55
刘成启	
黑匣子(散文)	62
游泯	
照片的故事 (散文)	66
金辉	
裴多菲，李斯特，教堂和咖啡，布达佩斯，我爱你多过爱我的情人 (游记)	73
花田君	
黄土 (散文)	81
力夫	

威治与威廉(散文)	84
马山	
母亲的葬礼 (散文)	88
夕阳	
瑞士格吕耶尔村 (游记)	91
赵孔南	
三垌湿地公园游记 (游记)	94
赵孔南	
甜蜜的事业 (游记)	100
李守义	
与文学相遇 (散文)	104
蓝楹	
龙吃什么(杂文)	108
洪丕柱	
那些和葡萄根本无关的事儿(散文)	114
二雷子	
不负余生—我的澳洲情(散文)	122
蓝楹	
关于“一把屎一把尿”的翻译 (随笔)	129
马山	
筹码 (诗歌)	133
二雷子	

阅读三首（诗歌）	136
力夫	
我为你建造了一座千年的城(散文)	141
花田君	
七月的琴音（外一首）（诗歌）	145
陈谦	
深圳“海上世界”观感（诗歌）	151
无名	
以心相许（诗歌）	153
濔千	
风云和雨（外一首）（诗歌）	154
燕紫	
桂林山水（外一首）（诗歌）	157
刘广玉	
轮回（诗歌）	158
四合院	
旅澳忆“龙岩八景”（诗歌）	159
连健龄	
吾爱吾家—南国冬日（外一首）（诗歌）	160
蓝湘	



品牌代言人: SHIRLEY BOUGANIM

nuna

By Premier Dead Sea

家用化院线美容仪

专注以色列科技护肤30年

以色列原装进口

NUNA LUX突破技术壁垒 无痛舒适LLLT家用光疗仪器

- 淡化眼袋
- 重塑胶原
- 提拉紧致
- 嫩肤提亮
- 淡化色斑
- 淡化皱纹
- 改善暗沉
- 淡化眼纹

nuna lux



Australia NUNA Premier by Dead-Sea Pty Ltd

Address: 1409 / 6-8 sickle Ave, Hope Island QLD 4212

Contact: 0458242621



初来乍到

韦钢

1987年3月27日，我乘坐的澳航客机降落在悉尼机场，标志着一年左右的出国努力可以抛到脑后了，新的生活和挑战即将开始。



来澳洲之前被告知，领事馆主管教育的丁老师会到机场去接我，悉尼的住处也有安排。组织上想得很周到，所以没有那种要去异国他乡无着落的感觉。

记得出国前系主任马教授找我谈话。他曾教我车辆动力学，也是我毕业论文的导师，有严重的口吃。

“韦……那个……钢啊……”

我恭敬地等他的下文。他看着我，憋了好半天才说出下一句：当然啦，你……肯定是会按时回来的。你看系里的某某某到现在还没回来，公安局已经来两次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点了点头。

十二年后我回国，提了一瓶澳洲红酒去看望他，一直以来总有一种辜负了他的期望的愧疚感。此时他已经退休，老了不少。他告诉我：你走，是对的！你看，张三走了，去了美国；李四也走了，去了加拿大；王二麻子也去了深圳。都走了……

我属于“公派进修”。当时全国各个高校都陆续选派年轻教师出国进修，他们基本都是恢复高考后头几届的毕业生。文革革了不少老教师的命，加上当时有政策要求“工农兵学员”退出教学岗位，所以大学里师资严重匮乏。一个快速补充师资的办法就是在应届毕业生中留下一些学习好的做助教，进入教学环节。同时，国家也恢复了研究生的培养。彼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八十年代，改革像春风一般吹遍各个角落。国家百废待兴，人们憧憬未来，充满希望。向西方学习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教育部和各部委都不断为各高校安排名额，选送年轻教师到国外进修。然而名额有限，僧多粥少。所以在那个年代，出国进修对年轻人来说可谓是梦寐以求。既出去镀了金，回来还可以买免税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一步跨入小康。对快要结婚或是刚刚结婚的年轻人来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起初，“选拔”出国进修人员主要是靠组织推荐。后来上面发现这个方法越来越成问题。群众意见很大，没有关系和后门的人就完全没有希望。所以上面想了一个办法：对年轻教师进行外语全国统考。按外语统考成绩排名选拔。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办法也未必公平。但当时对我来说那是绝对合理！

我考的是英语，拿了全校第一名。本来是没有任何希望的，现在一下就成了铁定，馅饼直接砸在脑袋上。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就像过山车，让人有点惶惶不安，总觉得不真实。

不久，上面就下来一个出国名额，是去美国的，可是没有轮到我，拿到名额的是某处长的侄子。好像是因为他之前几次都没走成，这次必须给他。

校领导告诉我：不要着急，下一个名额肯定是你。后来又下来一个名额，果然给了我，只是这个名额是去澳洲。

于是就把之前酝酿了很长时间的“美国梦”从脑子里抹掉，开始做去澳洲进修的思想准备。

所谓“进修”就是你被选中后自己联系一个对口的大学和对口的导师，在那里工作一年。不缴学费也不拿对方一分钱，等于给人家免费做一年的助理、干一年的活。

当时国家的意图是派人在西方大学和研究机构通过深入接触的方式，哪怕混一年，耳熏目染多少也能带回来一些先进的思想、方法甚至成果。那是一个白猫黑猫的年代，一切有利于快速提高中国教育科研水准的事，都可以摸摸石头。

因为是免费给人干活，联系接收大学和导师并不难。我的名额是去澳洲，就联系了布里斯班的昆士兰理工学院 QIT，现在叫 QUT。我当时的研究方向是摩擦学。这是一门新学科，专门研究摩擦磨损和润滑。比如汽缸壁与活塞环之间的摩擦、膝关节的摩擦等等。当时澳洲只有 QIT 有这个方向。

话说在悉尼机场下了飞机，过了海关，拖着行李来到出口。眼前有很多接机的人，有的人手里举着牌子。我就极力找一个举着写有我名字的牌子、长着中国面孔的丁老师。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压根就没有看到中国面孔的中年女性，

不免有点不知所措。除了知道“丁老师”三个字外，我没有任何地址或电话号码。

我便穿过人群往外走。离开接机的人群后，突然看见一位中年女干部模样的人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心里一喜，这肯定是丁老师了！便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她跟前。

“您是丁老师吗？我是韦钢。”

我期待着她说：“啊，你就是韦钢啊，欢迎欢迎。”然而她的表情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心想坏了，认错人了。但还是不死心，又问了一句：“您是丁老师吗？”

她没有说是，但也没有说不是，所以还有希望。果然，她公事公办地回了一句：“你等一等。”

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

在车上丁老师告诉我：“我先带你到领事馆，因为38号那边的人都上课去了，要到下午三点半之后才能带你过去。”

“38号”是公派留学人员的一个集散地，在红坊区。那条街叫什么不重要，大家都管它叫38号，重音在“号”字上，那是离中央火车站不远的一处很旧的住宅。那种住宅门面都不大，但纵深方向很长。一户挨着一户。38号里面有四、五个卧室，一个不大的客厅。厨房很大，似乎是后建的，与主屋分开。还有一个洗衣房，里面有一个超大的洗衣机。洗毛毯被子都不成问题。客厅里则是空空荡荡。而卧室基本都按国内单身宿舍的模式重新安排了一遍。每个卧室都有两三张床，有的是双层。



那时澳洲政府大力援助中国的改革开放，其中一项援助计划就是为中方公派留学人员培训英语。所以公派进修人员在正式进入澳洲大学开始工作之前，都免费接受澳洲援助局（ADAB）的英语培训。短则两个月，长则六个月，时间长短是在北京通过澳方的考试决定的。我在去布里斯班之前，将要在那里学习两个月的英语。

丁老师带我去了领事馆，差不多已是午饭时间。我被告知可以在领馆餐厅吃午饭。我被带到一个不大的餐厅，和领馆的工作人员一起排队打饭。桌上放着三个不锈钢大盆：一盆米饭，一盆红烧肉，另一盆是煮白菜。每个人拿着碗自己装。饭菜简单，但很可口。关键是自己装，吃多少装多少，不像在国内食堂打饭时常要叮嘱师傅一句：多给点肉啥！

打饭吃饭，没有人注意到我这个编外食客。吃完饭，还有几个小时要打发。丁老师让我在领馆里等，我就画地为牢在那里等。压根没有想自己到街上溜达溜达。

那时没有手机，行李也没有打开，两手空空。于是就坐到餐厅外的阳台上，仔细观察悉尼的街景，第一次近距离地考察外国的街道。遗憾的是周围都是高楼，视野并不开阔。下面是一条很窄的单行道，也看不出有什么先进之处。于是就观察从那里经过的车辆。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每辆车都要在那里拐弯，我能看见里面的司机，但看不见他们的头。有男有女有胖有瘦。打方向盘的动作都差不多，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条黑色的背带。当时不是很明白，应该是与安全有关。我在想，他们都是这里的主人，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生活，没有人在乎我这个初来乍到充满新鲜感的中国人。

终于，38号的人来接我了。38号里住的，除了偶有回国的人暂住一两晚外，基本上都是正在ADAB接受英语短训

的人。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有几个人我在北京集训的时候就已经见过。

拖着行李大约走十来分钟就到了 38 号。行李刚放下还没打开，他们就说，“走走走，带你去‘摩尔’买点日用品，正好我们也要买东西。”

走了约莫半小时来到“摩尔”，看到墙上的大字“The Mall”，我想这一定就是“摩尔”的由来。超市不是叫 Supermarket 吗？突然觉得书本上学的英语和实际情况还是相差很大。第一次进外国的超市，琳琅满目。最让我吃惊的是在一处卖肉的地方看到鸡腿像小山一样整齐地码放在玻璃柜里。我心里想，这么多鸡腿，那得多少鸡啊！小时候家里偶尔杀一只鸡，母亲就给我和妹妹一人分一只鸡腿，而这里的鸡腿好像是按需分配。牙膏牙刷我都带全了，其实也没啥好买的，就是有点迫不及待地想到处看看。

38 号的厨房，里面设施齐全，大家各自做饭吃，也有两个人合起来做的。各显神通，内容也是五花八门，但都以简单省钱为原则。

吃完饭，老曹提议大家出去散散步。他刚刚完成进修，明天要去机场搭飞机回国。在 38 号中转一下，我们便漫无目的地在悉尼的大街小巷里溜达着。

一边溜达，我一边问他们 ADAB 英语培训的情况。有人说，老师根本不讲课，让大家围坐一圈，聊天，然后就是看电影。有人说那里的环境非常好，在一栋高楼的十五层，里面还有乒乓球台。老徐插话：“厕所真干净！他妈的资本主义的厕所比我们的厨房都干净！”

不知走了多远，有人说往回走吧，我们就开始往回走。路边有不少被丢弃的物品，现在知道那是一年一次扔大件垃圾的时候，市政府派垃圾车统一拉走。大家看见很多东西还可以用，觉得很可惜，就决定带点有用的东西回去。我们几个人硬是抬回去一个尚好的三人沙发和一个大彩电。彩电不知是好是坏，但小李说简单的问题他会修，拿回去再说。他曾经自己组装过一台小彩电。

大家吭哧吭哧搬回来一个沙发和一个电视机，放在空空的客厅里。电视不亮，倒也蛮协调，陡增了住家的气氛。

有几个人没有跟我们出去散步，此时正在与一个叫托尼的人兴高采烈地谈着话。托尼是马来西亚华人，人很瘦，几乎是病态的瘦。曾经很潦倒，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去砸商店的橱窗，然后让警察把他抓起来，解决吃饭问题。这是他自己说的，我有些将信将疑。老马说，托尼前几天刚带他们去红灯区参观过。

而此时托尼的身份是北京某免税店在悉尼的代理。他隔三岔五到 38 号来推销商品。拿着各种大件商品的图片和一本经常更新的价格簿，让大家预订，可以直接在北京取货。每次他来都要被大家围在中间，询问彩电冰箱之类商品的型号和价格。除非是回国人员，其实大家也并非要下订单，只是想了解型号和价格，好盘算自己需要省下多少钱，回去后能实现几个现代化。所以托尼一来，大家总是很兴奋。根据托尼提供的信息，不断更新自己小本本上的预算计划。那时公派出国进修人员不外乎都在打着两个算盘。或者说是一个最低目标和一个最高目标。

最低目标就是将生活费一点一点地省下来，回去时就可以实现小康现代化。有人甚至连摩托车也买了。所以有精明人偷着出去打工赚些额外的钱。绝对保密，只有最要好的人知道。其实只要一个人知道，很快大家也就知道了，只是不说而已。当然现在说说也没啥，偷偷打工的就是老徐。我们来自同一个城市，关系自然近了一层，但他打工的事却是别人告诉我的。因为他有额外的收入，所以也时常花点钱买一点贵的东西尝尝新鲜。他比我早到悉尼几个月，我去不久他就离开 ADAB，去了塔斯马尼亚大学。几天后我接到他的一封信，一页纸的信中简要介绍了那边的情况。末了他嘱咐我：冰箱里有一罐易拉罐的可口可乐，他只喝了一半，授权我可以把它喝完，问题是我这个人有洁癖。

所谓最高目标就是想办法找奖学金读学位。因为在学术生涯中，“一年进修”虽然回去后会戴着一顶“留洋”的光环，但毕竟什么学位也没有，空手而归。所以不少人就挖空心思，给世界各大学的对口教授写信联系，希望得到奖学金，读硕士或者博士。写几十封乃至上百封信的大有人在，但真正成功的可谓凤毛麟角。大家都趋之若鹜，乐此不疲。哪怕是死马，也要当活马医医看。

一旦实现最高目标，不仅省去了国内考研的艰辛、拿一个洋学位回去，而且最低目标当然也就不在话下了。后来很多人发现，在自己进修的大学和导师那里，如果干得顺手，双方互相了解后，拿一个奖学金其实也不难。

我就是这种情况，一封信没有写，后来也得到了奖学金，从“公派进修”转为“自费留学”，进而改变了预先设置的人生轨迹。这是题外话。

不知几点钟，托尼走了。有人说，赶紧睡觉吧，明天是周末，一早要乘火车去洛克戴尔跳蚤市场。

洛克戴尔跳蚤市场相当大，数不清的摊位，什么东西都有。用很少的钱能买到各种有用的东西。新来的人到那里去，

可以买点毛毯棉被之类无法从国内带来的东西。有人再买几件合适的衣服、物品等。

根据计划，中午 12 点之前必须赶回来，去附近的派迪斯菜场。

派迪斯菜场是由几个大仓库改造的自由市场。那里蔬菜、水果、肉类、海鲜，只要是吃的东西应有尽有。菜场 12 点关门。而在关门之前的几分钟，摊主们就开始把空纸箱排成一排，将没有卖完的菜每个纸箱里分一点。然后就在离 12 点只有一两分钟的时候，摊主一声吆喝，纸箱就立刻被人们一抢而空。纸箱里放满了各种蔬菜。容不得挑选，但随便一箱都很丰富。每箱只要 3 块钱或者 5 块钱。38 号的人每星期去这里买一次菜。11 点多钟去，去早了就随便转转，先不买任何东西，只等那最后一刻，抱一箱回来，往往一个星期吃不完。

不知几点了，睡觉吧。我被安排在一个上铺。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不知什么原因，来澳洲的第一个晚上竟有些睡不着。

突然，门口传来吵架的声音，听不太清楚。隐隐约约听到有人重复地喊：“你们就这样对待自己的同胞吗？！啊？！”

一会，吵架的声音平息了，我们都起身问是怎么回事。小刘是这里临时被指派管事的，刚才就是他在和人吵架。

小刘告诉我们：“是一个自费的留学生，刚下飞机无处去，想在这里借宿一夜。已经让我撵走了。这怎么行？！我们怎么能让自费的进来住？”其他人也附和着：不可能，不能坏了规矩。

我心里其实有点同情那个自费留学生，老想着他那么晚去哪里呢。同时一种“公费留学生”的自豪感也油然而生。

睡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今天起，还有很多事在等着我。

来澳洲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如今成了记忆中的一个碎片。

写于2024年3月

徐咪咪音乐工作室 *Mimi Xu* Music Studio

中英教学

Piano and music theory teacher

AMusA(piano)(AMEB)

BA(Extended Major in Music)/Bed(Secondary)(UQ)

Gcert Music St(piano performance)(QCGU)

Med(Early Childhood Teaching)(QUT)

专门 提供 AMEB 考试

M: 0466979008

E: mxu22153@gmail.com



母亲的记事本

练美嘉

母亲留给我一个记事本，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母亲有记账的习惯，这个我知道，但我也并不以为然，不就那么一点工资，看她尽量少用的样子，月底终有一些存款是可以猜到的。但我母亲曾经说过，她没有多少存款，兄弟姐妹不应该计较，经济好的要让给经济差的。很明显我哥的经济



要差一点，这不是他的过错。他那个年龄恰巧碰到该上山下乡的时候，去了乡下八年，回来工作没有几年又碰到工厂倒闭下岗。拿了

一笔钱，开餐馆生意，又碰到疫情没有客人。重男轻女是不用说了，又碰到经济不佳，当然我母亲的存款是归他的，我还恨不得我母亲的存款会更多一点。账本我也不想看，不就是，今天买米，昨天买菜，大前天包红包给哪个下辈的结婚志喜。现在要给我记事本，我特意问了我哥哥是不是账本，他说不是。那母亲的记事本，应该有什么秘密要给我说。我母亲不是手艺人，也就是没有什么配方之类的东西要给我说，再说配方之类的东西也是传男不传女。那

么，我母亲是什么人呢？她不过是个小学的算术老师。小学老师也是要高学历，我母亲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因为她生长于信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后，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让她读书。在那个时代，还是有不少人将女婴溺死在马桶，因为女婴长大不会干粗活还需要陪嫁。我母亲曾说，她庆幸生于传教士来传教的时期，因为她是外婆第十二个孩子中的最小的一个，生出来也是一点点大而已。

我母亲的记事本，我捧了回家。在冬夜里，我坐在被窝翻阅。突然就想起和我母亲同睡一个被窝的日子。那时候我们住在鼓浪屿，这是一个冬暖夏凉的小岛，我们几乎不用穿袜子就可以过冬。但当我读完书，夜已经深了，我爬上大床，我与母亲一人睡一头，在七十年代这已经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好条件了。我母亲总将我的脚捂在她的怀中，然后说，你的脚象冰棍一样。我在温暖中很快入梦。如今母亲已经荣归天家，我的床要什么有什么：电热毯，热水壶。房间也有暖气。但很快就入梦的时候，总是姗姗来迟。

我一遍遍翻着记事本，这是一本有红色塑料封皮的本子，封面印有毛泽东侧面坐像，当然需要好好保存，否则也会

是一个罪状。当然，后期政治没有那么严厉，不过很多东西已经成了习惯，所以我觉得家人没有谁会愿意翻看。

所记之事很简单，比我母亲的账本还简单。

“1966年夏天，童养媳出身的党委书记，要我教她游泳。”
我母亲第一行这样写。

这个我记得，我母亲骄傲的不仅她有上学，而且可以和教堂里一起参加主日学的男女孩子去游泳。因为她们都住在教堂附近，因为这不就是一个小岛嘛。

清早的海比较平静，太阳也不灼人，虽然刚进海水冰凉，但游泳一会儿就温度适中了。我记得我也参加，那童养媳出身的党委书记实在瘦，所以我母亲摊开双手扶着她人倒在水里的腰，让她浮起来，可以双手双脚划水起来，但她游没有两下，就要站起来。我母亲最后让她自己站一会儿，我们母女朝菽庄花园的曲桥游去，但一会儿，就游了回来。我母亲怕怠慢了她。

记事本第二行写着：“几天前我们还一起游泳，现在她让学生关我在学校。”

这事我也知道，就是文革开始我母亲和一些教师被关在学校教室审查。这是个小学也没有食堂，因此我每天必须给我母亲送饭。然后坐在学校门口等拿回我母亲吃完后的大口杯。一日三餐，我家三个孩子，一人送一餐。学校不近不远，幸好我家有奶奶可以做饭，但来回路程再等我母亲吃完，也得一个小时，我肚子也是饿得呱呱叫。

记事本第三行写着：“现在她和我关在一起，因为她是走资派。”这事我也知道，开始是出身好的，比如她是当过童养媳，就可以当领导。后来领导也被批斗，说她走资本主义道路。

记事本第四行写着：“他们打我，我原谅他们，他们不懂他们在做什么。”

记事本第五行写着：“党委书记又恢复了原职。”

这事我就知道了。

记事本第六行写着：“阿强他们来向我道歉，说那时不懂事，觉得你一定是特务，不然怎么能上大学，所以他们才打我。”

这事我知道，母亲被从学校放回来，遍体鳞伤。我发誓将来有机会我会报仇。

可是我母亲却说：“我原谅他们，他们还是孩子，不懂事。”

我母亲没有告诉我这些孩子的名字，我追问了，特别几年后，我交了一批码头男孩，青春年少热血沸腾，恨不得打打杀杀。但我母亲说她记不得那些孩子的名字了。不过现在我知道了，其中有一个孩子名叫阿强。

记事本最后写：“很欣慰，阿强他们承包了建筑公司，已经事业有成了。”

我捧着记事本，热泪盈眶，我知道母亲为什么把记事本留给我，因为我一直在她的身旁，但我仿佛没有理解她。那夜我想我一定睡不着，结果没有想到我竟然和泪很快地入了梦乡了。

作者简介：练美嘉，一九五六年出生于厦门。笔名阮霞，翠月，宁姑等。九十年代移居澳洲昆省布市。曾任昆州华人作家协会会长，也曾是福建作协会员。作品大量发表在海内外刊物上，在国内外多次获过奖。出版有诗文合集《斑斓岁月》。

文痴一梦

经年鲤

【内容提要】

写作，乃苦差事。可文字表达乃心灵之需求，既庄重又神圣。如今，人人皆可写作，欲望水涨船高，苦痛无边无际。落魄潦倒的我，精神困顿。却在梦中，瞥见写作如生命般璀璨，即便人生短如蜉蝣，终是一往情深，不离不弃。



【正文】

午时，我趿拉着拖鞋出门，十二分不情愿地来到商店。家里的冰箱已是空无一物，嗷嗷待哺的孩子们可怜巴巴地等着我弄些吃食果腹。

在超市等着结账时，遇到相熟的邻居。他问：“你最近在忙什么？还在写作吗？进展如何？”

我本不愿意吐露详情，但嘴巴的动作快过大脑。“是，这一本临近尾声，对诺贝尔文学奖志在必得。”

他打着哈哈走开，我总觉得那架势，和逃离引起瘟疫的病毒并不两样。其实，真没有必要。我这个病不仅不传染，还十之八九可以自愈。只不过，我不打算重回人间，情愿在歇斯底里之中一命呜呼。

是的，当我老婆裹挟着那少得可怜的财物一骑绝尘时，她还没有忘记骂骂咧咧地对我进行深刻的批判，却把两个孩子留给了我。我弄不懂她如何盘算，反正孩子们和我在一起，除了可能饿肚子，绝无被逼着参加各种学习班的危险，也就退而求其次，勉强接受了。

我提着两大筐速冻盒饭进了家门，把大部分扔进冰箱。这期间，两个孩子已经用微波炉热好米饭时蔬，狼吞虎咽起来。等我一番忙碌过后，我发现饭桌上，还有一份热气腾腾的盒饭，那是孩子们留给我的。虽然我完全没有胃口，却还是满心欢喜地吃得一点儿不剩。

吃完饭，很有些困了。昨夜，我又跑去那条没有尽头的、错综复杂的小径，我并没有年迈到需要回顾一生，这一点我再清楚不过。所以，我是讨厌这里的，更讨厌非把这件事搞得那么复杂的那位先生。

但是，我身不由己，如同此刻面对空无一字的电脑屏幕，

却打起微酣是同样的。

“何必怪我？”那位洞悉一切的先生翘着二郎腿，悠哉游哉地说道。我望向他的眼睛，的确是盲的，却把我看得一清二楚。

“明明是筑起的一道高墙，却搭满了梯子，让无知无畏之人兴高采烈地攀爬。当然了，那些站在墙垛上摇旗呐喊的，实在令人羡慕。可惜，梯子望不到头，一失足，却定是粉身碎骨。”我脑海里突然出现这副惨烈画面，信口便说。

“那不正是成就了这一番选择吗？至少，你爬过梯子，总好过那些驻足围观者。一辆车开过来，也同样会被碾压成一堆碎肉。”

“四下里有的是可以走的路，兜兜绕绕，说不定就再也看不见那高墙，看不到那些伟岸身影，也就忘记了那份焦虑。”

“忘不掉的，那些路绕来绕去，你会看到无数个犹豫不决的自己，隔岸观火，却多么希望那把火可以让自己投身其中，再凤凰涅槃。”

“涅槃是不可能的，烧成灰烬的几率更大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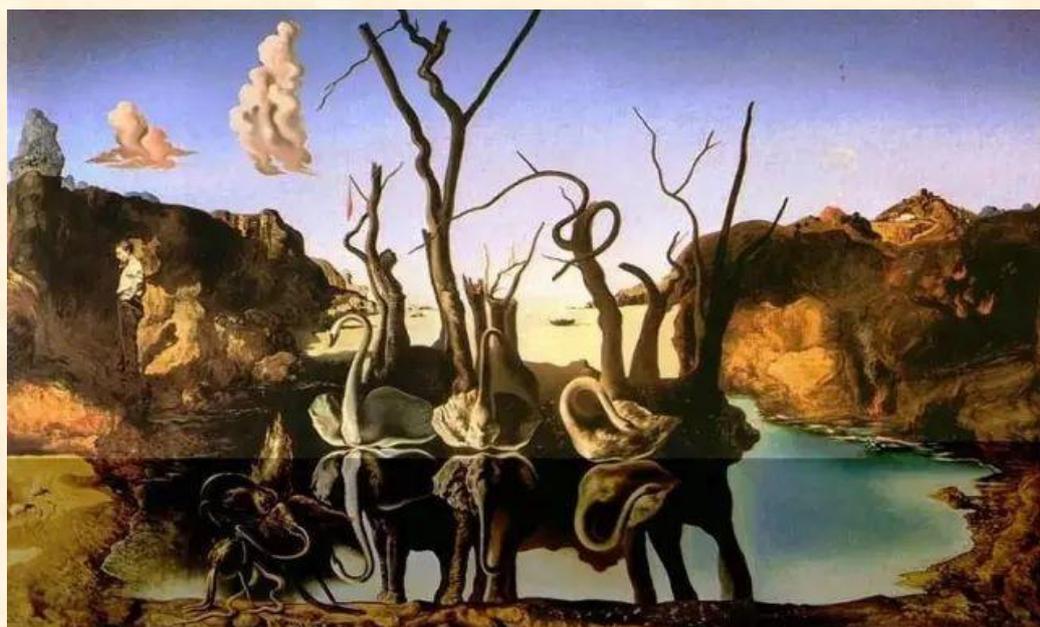
“没试过，又怎么知道？”他挖了挖鼻孔，像是先知般一脸悲悯。

“就是这两个字！”我暴起，一把将他推向开过来的汽车。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尝试”两个字，像活的毒药，不断

蚕食着我的理智，让我一次又一次变得癫狂。当我在电脑上敲出一行又一行的文字时，我时而狂笑不止，时而泪如雨下。我纵身跳下一个又一个深渊，只因为那下面有闪闪烁烁的哪怕一点点令我激动、无法遗忘的有趣记忆。

对了，那梯子其实是从那些记忆深渊的底部开始出现的，当我进入未知之境，东瞧瞧西看看，我变成了这世界上最睿智的侦探。我也是诗人，这样说，绝没有夸大其词，虽然我从不写诗，却确信自己拥有诗人的灵魂。那些激昂澎湃、那些敏感多疑、那些忧郁浪漫，都从我心底滋生，然后从胸膛里跃出，用我的鲜血绘制成一幅幅无与伦比的画卷。

我很孤独，这世界上没有人理解我，或许那些小径尽头的花园不一样。这样想着，我心里一个激灵，立刻跪在先生的



的脚下，亲吻他的脚趾。我怎么可能可以埋怨他呢？这无数种选择背后，道路只有一

条，我再清楚不过，却试图欺瞒整个世界。

因为我很怕，怕自己想要与人生博弈的野心公诸于世，怕那些不停歇的嘲笑、讥讽和不屑。我领略了太多次，以至于我想，自己或许真的有毒，痴心妄想、不切实际、夜郎自大……我可以找出一百个成语来形容我的狼子野心。与此同时，我发现自己的确病入膏肓，此生怕是无法放弃写作这件事了。我疯了，不是吗？

博尔赫斯先生终于厌烦了与我这样颠三倒四之人说话，他头也不回地朝着花园深处走去，在那分叉之处，他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其中一条路，消失在远方。我很希望看到他哪怕一丁点儿的犹豫，可惜完全没有。

然后，我想了又想，这里面所有的阴谋、巧合，其实真的不算什么。当那些吱吱作响的电流顺着光缆四处乱窜之前，文学已经是跨越千年的存在，作家这种人也是活生生的，这都是物理现象。

当然了，我不打算就这个话题继续讨论，以免暴露我浅薄的科学知识。如今，整个世界都被圈在了一个巨大的网络之中，所有的人和事都是其中的点，所有这些点从来不会固定，它们随心所欲，可着劲儿地显摆，却怎么都挣脱不了这巨网的束缚。

这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谁知道挣脱之后会是怎样一幅场景？宇宙是黑暗的，充满诱惑，也有铁律，黑洞绝不会放过一

丝光线，物理学在它面前，像个只会哇哇大哭的孩子。

唉，我说这些干嘛？这与我对写作的痴狂没有半点关系。我于是转身离开了那些小径，不给自己杞人忧天的机会。我漫无目的地朝前走，当然了，我很可能正在原地打转，毕竟我的眼前没有坐标，我也不可能摆脱身体的局限。转圈也很好，只要别让我知道。

其实，我是过虑了，没走多远，我遇到了又一位先生。我被吓了一跳，因为他看起来十分忧郁。我悄悄走过去，发现他正在梳理自己的胡须，我目瞪口呆，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自己很有些沧桑的短髯。与他老人家相比，实在是汗颜，我甚至不清楚，如果从那些髭须第一次突破我的皮肤开始留存，有没有可能长成这个模样？

“你是不是迷路了？得了绝症吗？”他突然发问，又吓了我一跳。

“没有啊！”我脱口而出，却又觉得这样的回答很有些搪塞，于是装出认真思考的样子，希望不被他看穿。

“何必呢？把手里那玩意儿扔了吧，不想写了，就不写。反正写了半天，也没人看。”

我又有一种想把他推向汽车的冲动，只可惜这里除了我们两个人，别无他物。

“你那些胡子，看起来又脏又沉，怎么不剪了？”我咬牙切切

齿地说道。

他突然大笑起来，“笑话！这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东西。听好了，得意的是我自己，不是其他人。”

我仔细琢磨这句话的意思，再回头看我自己，不由得心生悲戚。我写了那么多字，不停歇地写，可那些跳脱出头脑，变成墨迹的横平竖直，便已经与我这个人无关了。更甚至，与任何人都无关。

“怎么说到得意，你反而哭起来了？”老人摇了摇头，仿佛见到了这世上最愚蠢的家伙。“行了吧，何必悲悲切切？我的书，你又读过几本？”

我抹掉眼角的泪，把头垂得更低了。“读过好几本，还哭过好几回。”我有些倔强地回答。掉几滴眼泪，也没那么可耻，我无赖地纠缠在这个生理现象上。

“最厚的那本，读过吗？”

“没有。”我据实回答，想起那一百多万字的巨著，我的头皮一阵发麻。

“你很聪明，那段时间有些拮据，所以多写了些字。如今想想，还是不应该。不过，也无所谓了。”

我用力眨了眨眼睛，不敢相信他的话。但心底难免生出一丝羡慕，用字换钱，这一直是我老婆对我说的话，也一直是她弄不明白，我半毛钱都换不回来，还沉迷于此，是不

是傻了？

这一晃神的功夫，他竟然走远了。我总觉得他说了什么特别重要的话，可翻来倒去想啊想，却还是不得要领。

唉！看来我不仅是疯了，还是个笨蛋。

提起绝症，我的脑袋倒是清醒了一下。那是哪一年的事儿了？反正挺久了。我躺在诊室的床上，望着医生。他说我身体里有个不安分的细胞团，怕是那种人人畏惧的，被称作癌症的东西。

我不知道要怎么回应医生的话，除了一往情深地注视着他。我的哀愁丝毫没能打动他，也不对，他打算把我的身体切开，把那个淘气的小家伙赶走。我同意了。

手术前的那个晚上，我老婆一句话都没有唠叨，我想，她到底还是舍不得我的。我也很难过，脑子里轰隆隆跑过的，全是各式各样催人泪下的海誓山盟。我诅咒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生活；我诅咒自己，身体活在一个空间里，而灵魂活在别处；我和所有那些从来都不存在的角色对话，我关心他们的生和死、爱与恨；我也无法停止对每一个字的挑剔，我咬牙切齿、绞尽脑汁，一个又一个夜晚，如恶红了眼的野狼，就因为忍受不了任何粗制滥造的拙劣句子。然后，当灵光一现，不禁沾沾自喜，看着一个又一个的汉字时，含情脉脉，虽然心里知道，读者只会一目十行，怕

是压根不曾注意。

我恨透了这个身份。

躺在手术台上，我固执地想要让麻醉师把针头扎进我的左胳膊，那里的静脉血管粗壮妖艳，只可惜他不听，按住我的右胳膊，我还想抗拒，口鼻却被罩住。然后，我失去了知觉。

我对此是非常肯定的，但是，我似乎看到了那切开我皮肤、脂肪、肌肉和胸膜的刀片，真锋利啊！我有些崇拜。我还感觉到了痛，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让我极度恐惧的东西。我会失声痛哭，还好，我已经睡着了，不会丢人现眼。

两个小时，就这样从我生命中丢失。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

睡眠，没错，所有的切割、疼痛，都是我后来臆想出来的，那不难，毕竟皮肤上留下了疤痕，还有医生拿给我的检查报告，清清楚楚写着，“软组织，2.4 厘米直径……”对不起，我不怎么敢继续认真地阅读，我想起了碗里的红烧肉，被羞愧闹得心惊肉跳。

不是癌症，医生如是说，但有 50%的可能性会发展成癌症，你真幸运，发现得及时。切记，从今往后，要注意锻炼身体，饮食均衡，不要让自己轻易陷入各种负面情绪中，最重要的，不要熬夜。

我欲哭无泪，所有这些，我没一条能够做到。我是个造物

主，过着狗屎般的生活，还上了瘾。

如今想想，或许正是那个时候，我老婆做了决定。她是明智的，没能等到我被肿瘤细胞吞没，没能熬到这段婚姻寿终正寝，只能快刀斩乱麻，将我这个肿瘤，从她的人生中切除。我为她鼓掌！

鼾声响起，我知道自己这一天又白白走过了，面前的电脑屏幕早就熄灭，我的孩子们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估计都在打游戏吧。这样挺好，如果我能沉迷于什么写作之外的事情，是不是就会正常得多？

我突然很后悔，我终于想起要问托翁什么事，可惜他老人家早已走远，估计又去什么地方整理自己的胡子了。

我想问他，所有那些写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就算再也没有一个人肯读，也是会永远活着的？不仅仅活在作家的心里，它们也变成了一种物理现象，如同分子、原子、电子、质子……活在时空里，永垂不朽？

打了个激灵，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停地踱步。我不能再浪费哪怕一分一秒，我头脑里挤满了闹哄哄的人和事，他们都等着我，赋予生命。这一刻，我是伟大且独一无二的。

我身体里被切掉的那块组织，是否还会生长出来，我一点儿都不关心。但是，我真的怕，怕自己来不及把头脑里的

东西写下来。我会死不瞑目。

原本空空荡荡的四周，不知何时挤满了人，我东张西望，想要弄明白这又是怎么回事儿？

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很有些神经质地向我行礼，问我，城堡何时可以入内？真是奇怪，我又不是守卫，怎会知道。他也不生气，礼貌地道谢后，转身离开。我困惑地望着他的背影，突然冲过去，抓住他的衣袖，有些凶恶地喊道：“别再做无望的企图了，你是进不去的。”可他还是礼貌地道谢，没有告诉我，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正气恼中，又有人飘飘忽忽从身旁掠过，嘴里絮絮叨叨，重复着一句话，“多年以后，”这句话是如此耳熟，我看到一位面带微笑的白须老人缓缓走过，在他身后，跟着整整七代目光坚定的男女老少。我连忙侧身避让，生怕唐突了这百年的恢弘与变换。

我有些头晕目眩，热血沸腾，在一个又一个沉浸在阅读中的日子里，我消耗着生命的精力，却填充着内心的洪炉，那里面的火焰从未熄灭，哪怕生命总有一天会输给岁月。更多的各式各样的人从我身边经过，古往今来，络绎不绝。我屏住呼吸，除眼中的贪婪，不肯流露出丝毫欣喜。这一刻，我终于觉得这样活着，是一件极其美丽的事情。

感觉到肩膀被人推搡，我还以为自己也有幸混迹于这文学

人潮中，甚至有过那么一丝妄想，会不会在浪潮涌动时，也会有谁认出我，露出些许惊喜和满足？我知道这样的想法很有些危险，一直以来，我都不肯放过每一位赞许过我文章的读者，那些妙语连珠的评论更是令我甘之如饴。我不愿相信那些或许是随口而言，亦或是转头便忘记了。即便真是这样，我也宁愿相信，有那么一个时刻，我写下的文字，的确令人感动。

肩膀被晃动得越发厉害了，厉害到我不得不清醒过来。窗外的日光竟已经黯淡，我这一觉，梦回长安，醒来时，虽有不舍，却是无比美妙。

我的孩子们站在旁边，看样子又饿了。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这样想着的时候，心里竟涌起一阵得意。电脑屏幕依旧是一片黑暗，我起身时，后背酸麻，脖颈僵硬，我脚步蹒跚地走进厨房，诚心诚意地扮演现实中的父亲。

微波炉是我家厨房里最不可或缺的神器，炉灶则没那么重要。自从老婆走后，那上面甚至积了一层薄薄的灰。我弯下腰，仔细打量着。尘埃也是神奇的存在，当它们一粒一粒逍遥自在时，只有不屈不挠的光可以让它们暴露踪迹，可那也是无用的，引不起注意的。唯有被地球引力捕捉，落在某个表面，越聚越多时，它才形成实体，看得见、摸得着，如果不小心吸入肺腑，还会引起咳嗽。

我这样胡思乱想时，孩子们已经取出热好的饭菜，安安静静吃了起来。我直起身子，笑了。我想，我或许就是那捕捉文字尘埃的引力，多如星辰的一个又一个字，都被我信手拈来，扔进文章里，连成句子、段落、章节，乃至有头有尾的文章时，才能让人看到，进而被刺激到，虽然这个词听起来有些难受。

吃完饭的孩子们又一次从我眼前消失，我心里涌起一阵难过。他们是好孩子，我却算不上好父亲，我永远处于戒备状态，等待着灵感自投罗网，再被我一把抓住。我是不懂得休息的，我也没资格休息，不是说我穷困潦倒，而是我不能放过任何的思绪。

我不在乎这样活着，我明白或许穷其一生，都不能洞察生命中的混沌，永远理不清楚秩序，但只要我活着，这样的机会总是有的。希望是唯一的动力，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于是，我把一杯新沏好的茶水放在电脑旁边，正襟危坐，双手放在键盘上。我的眼睛闪着光，唇带着笑，我想自己的样子一定是柔情蜜意的，或许曾令某个女人怦然心动，而她如今也是追悔莫及。

我摇了摇头，怎么字还没敲下几个，思路又跑开了？这样真是不好，我告诫着自己。然后，我又开始发呆，我头脑里的宫殿挤满了跃跃欲试的角色，他们撑起了万丈高楼，

却也让我不知所措。



庸俗的、魅惑的、自命不凡的、大呼小叫的……熙熙攘攘中，人人皆在创作，却无人阅读。严肃的、深刻的、愤世嫉俗的、针砭时弊的……才是高尚的，有智慧的。我诚惶诚恐，不敢把通俗的情与爱、神与鬼、家长理短、市井流言放在明面上，我知道所有这些选择都是自由的，也是如今这个时代独有的，却羞于承认。

我想把那些俗世里活生生的存在告诉读者，让他们相信，不懂装懂真是害人，别听那些尖酸刻薄的评论。被砌入金光闪闪的殿堂中的旷世佳作可以让人唏嘘感叹，如获至宝；一块钱商店里那些破破烂烂，毫不起眼的书本，也说不定能改变人生。

不怕，我这样对自己说。继续写吧，我这样对自己说。

哪怕一句话、一个故事，哪怕只感动过一个人，亦或是曾经令谁动容，都是值得的。

痴人，如我，一生无求。

不谈爱情

燕紫

时光回到 17 岁那年，我和他从大礼堂出来，一前一后，穿过前廊那八根华美的宫殿式圆柱，双脚从木地板踏上大理石铺就的台基，寒冷和光滑就从脚底涌上来，如同踩着近百年来不曾销融的冬雪寒冰，又如同三万个夜晚沉淀下的万吨月色，那般透心的清澈又轻盈。

记不清怎么走下台阶，穿过广场和小花园，也记不清看的是哪一部电影，也许是《乱世佳人》，也许是《呼啸山庄》，也许是《傲慢与偏见》。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陪着我。他陪着我，走过逸夫图书馆，走到外语楼前面的法国梧桐大道上，浓荫铺在青砖地上，如同是一幅水墨荷塘的画卷。只有夜风轻轻吹过，叶子间晃动出缝隙，地面上也漾开美丽的留白，错落着一双因年少迷茫而明显单薄的背影，拉长的影子像这段记忆一般，随着路灯的方向，先是



落在我们面前，不一会儿又落在我们侧面，最后终于被我们抛在了身后。月光疏影，就这样踏着水墨梧桐，踏着自己的影子，踱步回返。

照例，是我咯咯地笑着，打破了沉默。而他不被羞涩魔住的时候，总是很健谈；总有办法顺着一个问题，说出独特的见解，让任何健谈者变成倾听者。冷静的幽默，逗得你捧腹大笑，而他则似笑非笑地看着你，似乎为此而自责；有时是一句平实的话语，却是惊世之句，让你惊愕之余，认真地看着他的眼，感叹：怎么会有这么聪明的人隐藏在群星闪耀的少年班同学中间，这人居然默默无闻了三年，到底是怎样的心智，才能如此耐得住寂寞和平凡；又以洞若观火的旁观姿态，审视着每一个站在舞台中间的人？比如我。他真实的人格，让我对过去和现在的时空产生怀疑。也许，我活该落在这里。

这个跟我高中同班，大学又和我同校的男生，似乎有着超乎寻常的睿智和练达。他的出现，似乎减轻了我的痛楚，有人曾被高中埋没，就有人低就于大学，我于此地流放，我将经历自出生以来最大的困境，而他，曾先于我经历挫折，也先于我学会了接受苦难，再走出困境。河大是我的流放之地，却是他的重生之所。

然而，我以为，那只是一种友情，只道是难得知己。却不知道，我们见证了彼此的豆蔻年华，见证了彼此的骄傲和

脆弱，也共同经历过青春的迷茫。从 17 岁到 21 岁，我在自我放逐的黑暗里，有那么一束光，照亮了我的大学。如果可以，我愿意从头再来，重新考进另一所大学。现实是，我的大学，不可更改；逝去的青春，也永不再来。如我早知今日的感叹，那时就不会后退。好几次，他送我到宿舍楼下，本已道别，却又驻足，一句接一句，总有说不完的话。我的心是轻盈的，我的眼，不曾离开他那张白到令人心疼的脸，剑眉细目；说话时常瞟我一下，又惊慌地避开，看向星星；再回眼看我，目光交集，我心坦荡，光明正大地接住，而他却又害羞地移开。我有些胜利者的虚荣，看他这模样着实好笑。看得久了，也就发现了优点：鼻梁直且高挺，唇线分明，说话谨慎而有节奏，有时故意抿起，露出狡诘的笑容。我也曾在心里为这张嘴叹息，这般樱桃小嘴，安在女人身上也是绝色，可是男人长成了这样，就有些非主流了。加上一头长发，白的透明的皮肤，一幅落魄才子，松松垮垮的样子，咋就不能正经起来呢。对了，像胡歌，比胡歌更细巧一点的五官，比他更低沉浑厚的声线。

晚上十点到十一点的女生宿舍楼前，男生给女生打热水，陪女生下了晚自习，边聊天边吃点零食，再后来恋恋不舍地道别，甚至拥吻。

而我和他，是纯正的高中同班同学，绝对伟光正的发小。

谈话不管多久，也许戚戚然若有灵犀，却自始至终保持着距离。他往前一步，我向后退一步，分别时，已从一棵梧桐树下，等间距平移到七八米外了。

-----我和他，怎么可能？这所大学，早已是落魄的旧社会贵族，而大师兄我流放此地，四年期满释放，但凡我出得藩篱，那就海阔天空，永不回头。怎可流连于这里的人和事呢？注定了没有结果，是彼此的过客罢了。

不成想，这美貌会在某天中午让我乱了方寸。

那天是周六或者周日，我照例在楼道的水房里，洗完衣服了准备去打一暖瓶热水回来洗头发。同宿舍的女生说，嗨，你那个高中同学又在咱楼前打乒乓球呢。我哦了一声，算作回应。心想，这有什么稀奇，乒乓球案子设在咱们楼前，谁爱打就打呗。不必跟我汇报吧，我又不管收钱。可惜，那时的我总是低估了别人搬弄是非爱八卦的能力，也不善口头上跟人计较高低。一肚子话，一句也没说。该做什么做什么呗，拎起暖壶下楼去了。站在楼道口的台阶上，果然就见他在四张乒乓球桌靠中间的一桌，正对着女生宿舍楼的门口，我看到他，他也刚好看到我，好巧不巧。

我只好走过去，打了个招呼，站在旁边看他们打乒乓球。我若无其事地评判着球台上的战况，心里却嘀咕着，哪有穿一身黑色西服打乒乓球的？但，怎么回事？再看一眼正聚精会神对着乒乓球的他，黑色西服如此时髦又合身，越

发衬得颈上肤白鼻挺，目灿如星。我第一次发现男生的雪白皮肤里也暗藏着一股憾人心魄的力量，无怪乎贾宝玉对着薛宝钗的雪白手腕发呆出神了。这发现让我觉察到自己的不轨，心砰砰跳着，目光却不敢再正视他。只好说，你们玩，我打水去了。

你看，转身而去的永远是你。他后来说。

可是，你一走，我再没了打球的兴致。仿佛打球个把小时，就为了你驻足的那一两分钟。

我笑着说，你怎么不早说呢？我以为穿西服打乒乓球的人，是为了向对面计算机系的男生炫耀西服呢，哈哈。我一向是放松又爽朗的那个，没心没肺，跟他好似兄弟一般。他不好意思地说，西服是同宿舍男生的，就是一起打球那个。打球更积极的，反而是那一位。

哦，我想起来了，先向我表白的，的确不是我这位美男子，而是一同和他打球的那位。我原先从未注意过这个人，直到有一天这人从我常去的图书馆自习室里跟我偶遇，从我后面座位递过来一张字条，我莫名其妙来到走廊尽头的窗口，才认出这就是常常和他一起的那个男生，他的同宿舍兄弟。

有人夸，虽然夸得不大贴合实际，心情总不至于太差。我固然生来自信，但从不以外貌出众自居。这种综合性大学，

艺术学院文学院多的是美女，我这个高二参加高考就能考出超出一类重点线三十多分，高三躺平还以全院拔尖的成



绩进入河大的人，智商达标，容貌也就是瘸子里的将军罢了。夸我美貌的，绝对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或许，我从骨子里认为，内在重于外在。只不过，我从他的叙述中发现了我的行踪被人暗中盯梢，这就不乐意了。只好说，很抱歉，我大学里不谈恋爱。也许是出于真诚的习惯，我却多说了几句：去问你的同宿舍舍友，他或许更了解我，河南大学的大学生活，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我拒绝这里的一切，跟你是谁，没有关系。

-----《离散》节选

四十年前一场梦

刘成启

一九八二年秋季，我大学毕业回到了枣庄，本来是要分到政府办公室的。但那时正值机构改革，分配的事没人管了，就被暂时放在一个工厂里搞企业整顿。企业整顿工作队的队长侯书记，家住在离城四十里的陶庄。每到星期六，市里都会派车把他送回去。我家往在八一矿，比陶庄还要远五十里，就沾侯书记的光，跟他的车到陶庄，然后再坐公共汽车去八一矿。

陶庄是一个大煤矿，也是乡镇驻地，是枣庄市的一个很繁华的卫星城。有矿务局的中心医院，还有一所叫山东煤炭卫生学校的高等院校。那个时候，陶庄没有汽车站，人们等车就在镇西的两华里一个四岔路口上，除了有一个极小的小卖店以外，连棵遮阴的树都没有。

八二年的中秋节下午，到了陶庄，我从送侯队长的小车上下来，站在路口上等枣庄开往八一矿的公共汽车。那时候，公共汽车还没有私营，人多车少，上车时全靠拼命地往上挤，坐车的人就象罐头盒里的沙丁鱼，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印度人坐火车差不多。等车时，闲着没事，我就到小卖部

的窗口去看看，发现小卖部有进口的英国奶粉。我女儿那年刚一岁，正是需要营养时，我就买了二斤。一转头，看到汽车来了，我付了钱后就急忙跑过去，可是已经晚了，车门口堆满了人。无论怎样挤，我还是没能上去，车开动时，还有一个人扒着车门坚决不肯下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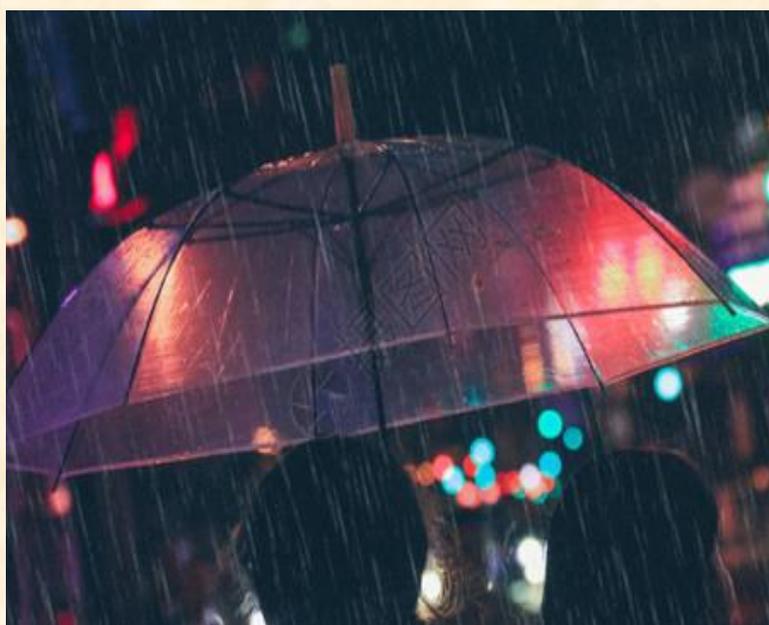
车离开后，我回头看看，除了我没挤上去，还有一个女生。那女生看上去有二十岁，红红的脸蛋，纤细的身材，人长的很美。我看了看她，她也看了看我，两人相视苦笑了一下，又转身回到了小卖部前。半个小时后，又过了一班车。由于车上人太挤，车经过我们的面前，无论怎么招手，连停都没停。

四岔路口就剩下了我们俩，天突然下起了小雨。这时候小卖铺已经关门，我左看右看，也找不到一个避雨的地方。女生看来早有准备，她从包里掏出一把大伞。雨在慢慢的下，我的衣服已经有



点湿了，女生先是犹豫，然后，往我这边靠了靠，把伞遮在我们俩人的头上。我比她稍高点，我接过伞，高高的举起来，为了躲雨，女孩的身体和我靠得很紧。

女生的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她是背对着我的，她的头



是栗子色的，脖子白皙，耳朵细嫩，细看还有一对小小的钉窝。她的马尾辫儿，正好扫在我的脖子上，痒痒的。那一刻，我的心中升起一种愉悦的感觉，真的希望，车也不要来，雨也不要

停，就这样，无尽头的等下去。

停了一会儿，我们攀谈起来。她说她是山东煤炭卫生学校的学生，八零年从淄博考来，学医的，现在正上三年级。中秋节学校放假了，准备去八一矿三姨家过节的。我也告诉她，我刚从山东师范大学毕业，还没分配，现在在市机械厂蹲点。她问我是学什么的，我说是中文系的。她说，学文好啊，整天不是诗啊就是词，多浪漫呀！不象我们学医，今天解剖，明天药理，枯燥。我说我宁愿给你换换，

将来老了，救人无数，誉满天下呢！她笑了，“别互相吹捧了，背首诗吧。”我想了一会，想起了戴望舒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

雨还在淅淅漓漓，时间又过了很久，四岔路口还是只有我们两个。天色渐渐地黑了下來，唯一的路灯亮起来了，黄色的光芒穿过细雨，神秘而又苍凉。

她说，车不会再有了，我们走吧！我说，你回去吧，我再等一等。然后把伞交给了她。她犹豫了一下说，你怎么办，你会淋透着凉的，我再陪你一会儿吧。

雨还是在不停的下，我们聊了很多的话题，她也和我一样，都是煤矿工人的子女。没有故意的附合，我们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惊人的一致，越聊越投机。时间就这样悄悄的又过了一小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她说，不能再等了，你跟我回学校吧。今天放假，我们班的男生女生都回家了，你去我们班的男生宿舍住。晚上，我们一起过中秋节，你看，我这里还有给三姨带的点心呢！我请你吃月饼和羊角蜜。说实在的，我最喜欢吃羊角蜜，那是一种象弯月一样的点心，外面洁白，有一层薄薄的外壳，咬开了，满嘴都是甜蜜。

我也感到，我今天要在这里住下了。我小的时候，在陶庄矿上过中学，有很多同学和老师，但是，都有近十年没有联系了，我不想当不速之客。到女孩的学校去？我很想这样做，那将是一个非常愉快，非常浪漫的中秋之夜！可是，理智告诉我，我不能去！

我拒绝了女孩的好意，可女孩非常的热情，我不去，她就不走。

雨还在下，我们就这样僵持着。突然，一辆公共汽车在雨中疾驰而来，车在我们面前停下，下来几名急匆匆的旅客，

我把伞塞给女孩，说了一声“我走了”，一个箭步冲上了上去。车立刻就开动了。女孩楞了片刻，然后举起手，跟在车后面高喊：“搭错車啦！搭错車啦！”

我转过头，强制自己不看那个女孩。车没有开往八一矿，而是向北，往西井方向驰去。车只往前开了五分钟，就在西宿舍进了车库，这是枣庄到陶庄的末班车！

我从西宿舍的中间，走了一华里路，又趑回了四岔路口。快到小卖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女生还没有走，她举着伞，正对着我离去的路口望着！老天，她还没走！我没敢惊动她，就悄悄地躲在小卖部的后面，从墙角方向看着她。

她在等我回来，我也在等她离去！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月亮不时地从翻滚的云海中探出头来，羞羞地看着我们俩。刚刚出洞的纺织娘在不知疲倦地低吟浅唱。四野茫茫，大地一片沉寂。

女生象一尊雕像，固执地看着北方。灯光下，她的脸上有几滴闪亮的泪光

我几次想走出来，同女生一同回去，但我还是制止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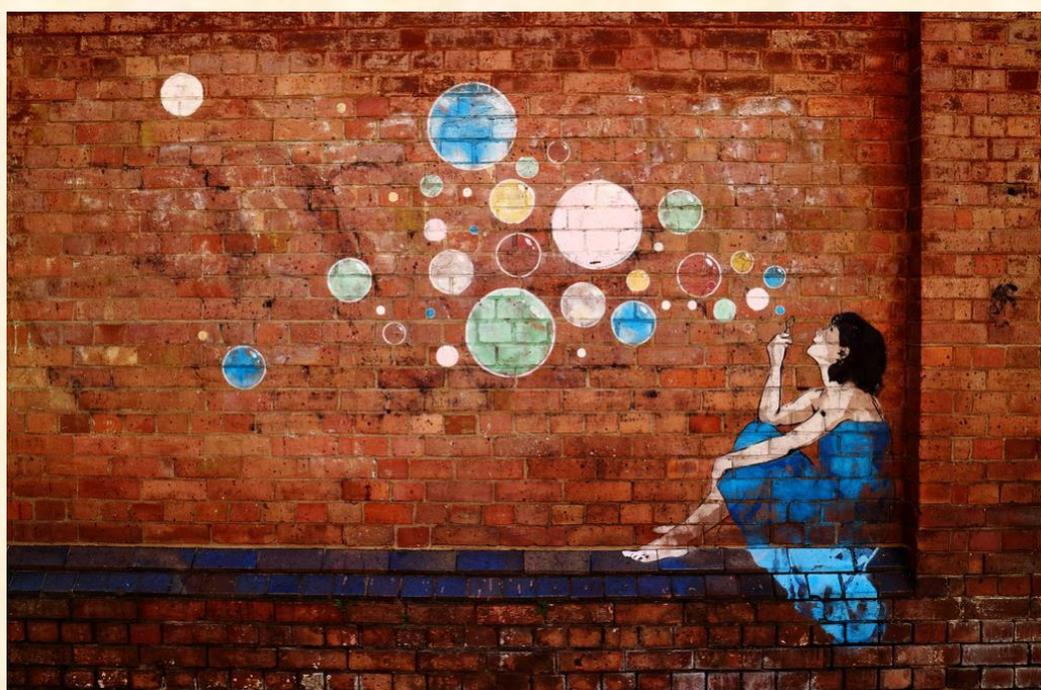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分地过去，也许是一个小时吧，女生转过身，向四周看了看，终于往陶庄街的方向回去了。

我悄悄地尾随着，穿过野场子，路过中心医院，来到了山东煤炭卫生学校。眼看着她进了学校的北门。

五分钟后，黑魆魆的学生宿舍大楼三楼的一个窗口亮起了灯光。我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天空已经完全放晴，犹如被水洗过了一般，一望无垠。又是一轮明亮的中秋圆月！陶庄镇上，已是万家灯火！我在学生宿舍的楼下，站了很久很久。

人生有很多美好的邂逅，但大多是甜蜜的遗憾，或者是涩涩的酸楚。



黑匣子

游泯

黑匣子是一种特殊而复杂的存在。

和大多数普通的容器不同，你每一次打开黑匣子，都不能确定上一次放进去的东西变成了什么。

比方说一个玻璃罐子就是一个普通的容器，如果你今天折了一颗纸星星放进玻璃罐子，第二天打开，里面就还是一颗纸星星。如果你每天都折一颗纸星星放进去，一年后打开，里面就有 365 颗纸星星。但黑匣子却不是，如果你每天都折一颗纸星星放进黑匣子里，一年后打开时，有可能只剩下 100 颗纸星星，也有可能变成了一颗又大又闪亮的明星，又说不准已经烧成了灰烬。总而言之会和你想象中的不大一样。

你不相信黑匣子的存在吗？这不是魔法，不是天方夜谭，你肯定见过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黑匣子，人与人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开启黑匣子的过程。而每一次你放进去了东西，到打开时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男孩买了玫瑰花，鼓足勇气准备在情人节那天向女孩告白。他以为他给这个黑匣子里放进去了：玫瑰花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就会得到：“我愿意”。可是打开黑匣子的时候却得到了：“我们还是做普通朋友吧”。

妻子学着美食博主的新视频，给丈夫准备了漂亮的爱心饭盒。里面有饭团、蛋饼、水果……她以为她给黑匣子里面放入的是：人人都艳羡的精美午餐。打开黑匣子会收到的是：被一扫而空的饭盒，和老公滔滔不绝的赞赏。可是黑匣子打开时却收到了：碰都没碰的饭盒，和一句“中午和同事一起点外卖了。”

妈妈给女儿买了生日礼物，那是一条自己年轻时心心念念，但是父母不给买的碎花连衣裙。她以为她给黑匣子里放进去的是：所有女孩的最爱，会得到：“哇，这裙子太漂亮了。”可是打开黑匣子的时候却意外得到了：“我不穿，太老土了”，和一个嫌弃的目光。

男孩子给女朋友买了一只小狗。他自以为他放进黑匣子里的是：陪伴女友的小乖乖。然后他就会得到：每天下班可以专心打游戏。可是打开黑匣子得到的却是：每天下班都要收拾被拆的家。

当然，黑匣子也不总是带给人失望。

周末轮到爸爸送孩子去朋友家 Playdate, 他以为一如往常，放进黑匣子里的是：被孩子占用了的自由时间。打开黑匣子，无非就是得到：和对方家长无奈的寒暄，加上不能出门去钓鱼的周末。可是这次打开黑匣子却得到了意外惊喜：对方爸爸是骨灰级钓鱼高手，和一下午开心畅聊。还外加了大礼包：敲定下周末两家一起开船出海去钓鱼。

妻子开车出门，不小心把后保险杠蹭花了。她以为这次放进去黑匣子的是：又一次证明了自己开车技术很差。打开黑匣子时一定会得到丈夫的酸言酸语：“你怎么这么笨，又得让我去修车。”不料这次打开黑匣子却得到了：“没关系，这次不用修了，也该给你换辆新车了。”

男孩过生日那天，女孩亲手做了一个蛋糕。她不是很擅长厨艺，但为了表达心意，在失败了很多次之后终于勉强过关。她很小心翼翼地问男孩：“你喜欢这个蛋糕吗？”女孩以为她放进黑匣子里的，只是随口一问。无论如何，打开黑匣子时即使出于礼貌也至少会得到一句：“味道还不错。”万万没想到打开时却意外的得到了：“我喜欢这个蛋糕，我也喜欢做蛋糕的人。”

现在你相信了吗？你也一定打开过黑匣子吧！

上一次打开黑匣子时，你看到了什么？

下一次打开黑匣子，猜猜看你会得到什么呢？





从我记事那一刻起，我爸就爱把弄照片，不对，应该是在我记事之前就开始了，因为相册里有许许多多我出生前的照片。整整齐齐，按时间排序，照片背面都记下了人物和日期。旧的相册没有塑料插兜，须用额外的四个黑色小卡角固定，并粘在相册硬纸页上。每两页之间会有一张很薄的半透明纸隔开，防止相册合上时，相对应的照片间显影面接触产生粘连。他不会让这张薄页空着，每页都会用毛笔写上几段，大多是感叹和赞美。

听着啰嗦，做起来更麻烦。所以每次我爸冲印完一卷相片后，他就要占用半张饭桌很多天。照片，空白相册，镊子，胶水，剪刀，毛笔一一铺开，我们小心翼翼地使用另一半的饭桌。这种高雅费钱的爱好在我们家是不讨巧的，在他一个人自得其乐的时候，家里便充满着其他人的唠叨和埋怨。而他也习惯在这种负能量环境里，在相册的隔页上，写下一行行不押韵的诗句。

直到我上高中，我都没认真看过他在相册里的注脚和题诗。有一天，也许只是好奇心开始萌芽，我突然心血来潮，找

了几本父母恋爱那几年的相册仔细翻阅。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从不留意的一节节文字，原来都是一首首情诗啊。情诗的对象未必是固定的，除了我妈，还有歌唱演员，舞蹈演员，旅游街拍到的姑娘。我心一阵狂跳，不仅因为我看到了他的过去和他心里的那座火山，而且我似乎也看到了当时的自己。

那时坐在我后排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内向，却和我说很多很多的话。我外向，自然和她说更多更多的话。我想，我喜欢她，她可能假装没察觉。可有时候，她又让我觉得分明是她在暗恋我，那……我该不该也装作没察觉呢？我知道自己病得厉害，严重时，会发呆好久，浮现的都是她的笑脸。终于有一天，我对她说：“xx，给我一张你的照片看看吧。”“为什么呀，我没有照片，我不喜欢拍照的。”她轻松的拒绝让我不知如何应对，我压根儿就没想好什么借口，还好她说完一笑就跑开了。第二天，她塞给我一个信封，眼神怪怪的。我用手一捏，就知道里面夹了张照片，慌慌张张地说：“谢谢。”

“哼！你是不是也问其他人要过照片？”

“没有没有。”

好不容易熬到放学回家，我取出信封里的照片，那是一张彩

色的证件照，背后竟然还有胶水的痕迹，天知道是从哪张表格上撕下的。两寸看起来很不过瘾，我又拿去照相馆翻印放大到五寸，封了塑。于是，白天，她在三维世界里晃来晃去，晚上她就安静地呆在小小的二维平面里，陪我度过每一个胡思乱想的夜晚。怕被家里人发现，照片一直在变换藏身之处。有时夹在课本里，有时压在床垫下，有时塞在冰箱底下。晚上等其他人都睡了之后才偷偷拿出来看了又看。藏那么好，因为我一直没有一个带锁的抽屉，即使有，也怕我哥会轻易破解。

整个高中，我就这么一厢情愿地暧昧着，既没谈上一场恋爱，也没考进第一志愿。中学最后一个暑假一过，就背起行囊去了四川大学。月台送别时，我妈和哥哥嫂嫂隔着车窗嘱咐，我爸依旧一个人跑前跑后地构图拍照。列车终于启动，带着我和一个行李箱奔赴陌生的城市，箱子里除了衣物，还有这张她的照片。

在大学宿舍，我终于可以大大方方把照片拿出来看了。舍友也会凑过来看。

“这是谁啊？那么大的证件照！”

“我女朋友。”

“真漂亮，像袁咏仪。”

“嗯，她是我们年级最漂亮的。”

我回答得牛逼哄哄，心里却是没底的。和她几次通信，顾左右而言他，渐渐就淡到了没有下文。清醒后的滋味是复杂的，当我意识到我俩从来就不算谈过朋友后，我变得越来越不敢看那张照片。她还是那么美，我不是那么傻了。

一次酒醉，把杯子一砸，哼唱着写下这首《照片》：昨天的你已经渐渐遥远，只留下这照片在我枕边，在这方寸之间，在这小小平面，你的微笑是那么香甜。为什么手和手可以相牵，心和心却不能彼此相恋，为什么海和天可以相连，你却要和我说再见……后面的歌词记不清了，之后怎么把照片扔掉的，也记不清了。如果问我，把她唯一的照片扔了，后悔吗？我不告诉你。

我疑惑，我爸可以保留那么多照片和关于照片的文字记录，难道他的回忆里就没有一点想忘却或不敢面对的片段？

他总是说，照片是留到老了以后再看的。他几乎保留所有冲印出来的照片，包括跑焦和曝光不准的。他的照片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审美价值，我嘲笑他的相册不过是每一年的

流水账。他还是一年年地记录着，变老着；我一年年地嘲笑他，也变老着。



一天，女儿翻看我电脑里的照片，生气地问我为什么不把她难看的照片删掉。我回答，这些照片等你长大以后看才有意义。话一出口，我发现我开始变成了他。

我也忙起了摄影和照片存档。拍家人，也拍朋友和路人。小部分讲究光影叙事的美感，大部分是平平地活动记录。依旧会有想忘却的记忆，但那次醉酒之后，我就再也不敢轻易扔掉或删除照片了。每保存一张照片，就是向未来扔出了一个回旋镖。当你日后翻看它时，回旋镖就会带着那一刻的记忆回到你手里。这种感觉有甜蜜，也有伤痛。我非常不愿翻看二零一一到二零一六年的相册，那里记录了我哥患病的那五年。

我哥大我六岁，比我帅气自信。他不爱摄影，但很爱被别人拍。家庭相册里，他有着比我多得多的照片。每次拍照，当父母劝说我不要躲在大人身后时，他早已站在正中摆好了姿势，笑等快门。亲戚长辈们翻看相册，都会对我哥的

外貌夸奖一番，还不忘加一句：“这兄弟两个怎么一点都不像。”他不仅领先我六岁，也比我时髦六年。照片里，我常常穿着他六年前穿过的衣服，畏畏缩缩地站在他旁边。照片印出来，他会仔细端详，甚至在父母面前炫耀一下发型和衣服的上片效果，很是臭美。虽然我心里看不惯，但是

我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很帅气的。一个帅气的儿童，帅气的少年，帅气的青年，帅气的中年。后来他突然病了，开始化疗。我爸还是不停地用相机



记录着流水账，眼见着照片上的帅哥慢慢掉了头发，浮肿，苍白。对于我爸不顾儿子形象的拍照，我妈很抵触。我爸的回答还是那句，照片是留到老了以后再看的。

我哥没有等到老了的那一天，照片一直记录到他四十八岁零八个月。

父母继续在老去，我慢慢追上了我哥的年龄并超过了他。我家里摆挂的各式相框里没有他的照片，我担心父母看到

会忍不住伤心。其实我内心是矛盾的，因为我哥一定不希望被我们遗忘，那我到底该如何做呢？也许他们已经伤愈，可以坦然面对，可我，还没有。

如果时间可以治愈一切，我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我要看一下我爸的相册，看他在我哥最后几年的相册里留下的文字。

至于那张被我醉酒后扔掉的照片，是的，我后悔了。



匈牙利啊，我的匈牙利，你到底是怎样的匈牙利！为何我对你的爱，胜过爱我的情人。当我拥入你怀抱的刹那，我把灵魂就丢给了你。你雍容华贵，却又万种风情；你典雅清高，却又欲擒故纵。无论是匈牙利，还是你的心脏布达佩斯，我今生都逃不过你的网罟。在我十年前初来乍到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就被你掳住，你让我立刻成为老欧洲的粉丝，瞬间成为欧罗巴的迷弟，对你的刹那芳华，改变了我一生思想的航程，和认知的轨迹。也许若不是因为你的美，我也不会成为一个黄皮欧心，日日都会念兹在兹，几乎每年都会不远万里，从遥远的澳洲大陆来欧陆参拜偶像的花田君吧。

十年后，当我第二次拜服在你的脚下，你仍然是那样美丽，我仍然虔诚的爱着你，似乎想要用我的余生为你亦步亦趋。其实我也在不断地问自己，布达佩斯，你凭什么让我如此迷恋，而你又是怎样的一个匈牙利？——是裴多菲诗歌里

血性张狂自由浪漫的匈牙利，还是李斯特音乐间城市与乡村和谐统一，时而狂放自有时而梦幻随想的匈牙利？是在温泉乡里享受生活，在咖啡馆中感悟人生的匈牙利，还是在多瑙河的臂弯里徐徐展开你无垠魅力的匈牙利？是在摄像头下森林河谷溪水潺潺穹幕蔚蓝策马狂奔的匈牙利，还是在梦境与现实间都让茜茜公主缠绵悱恻的匈牙利？是无数次用十字架的威力抗击低端文明捍卫欧陆，被欧洲人成为“基督教之盾”的匈牙利，还是在杯盘狼藉后大快朵颐美酒佳肴食指大动的匈牙利？

也许，这都是我的盲人摸象，你就是你，千百年来，永远这样楚楚动人又落落大方的匈牙利。



多瑙河将布达佩斯一分为二，左边的是布达，主要是王宫和古堡，右边是佩斯，大大小小的市民景点错落有致的分

布其间。我们熟知的笑星陈佩斯，其实就得名于此：当年陈强来匈牙利交流演出，也同我一样，被布达佩斯的美艳所征服，为出生的孩子取名为陈布达和陈佩斯。其实不光是我们，只要您在黄昏时分登上城堡山，布达佩斯全城一览无余。波光粼粼的多瑙河映衬着远方的喀尔巴阡山，在夕阳的余晖中荡漾着旧日帝国的荣耀，雄伟庄严的大王宫，如一只神鸟展开它巨大的白色羽翼，守护着对面巧夺天工的议会大厦。那些年代久远的教堂城堡，繁华热闹的老街小巷，街头巷尾的餐厅酒馆，以及穿梭其间如风一般的滑板少年。布达佩斯，这个弥漫着中世纪余韵的城市，随着暖风和流水印到你的心里，怪不得裴多菲写道：“我把心丢给了你，布达佩斯，从此，我只是一个诗人”

布达佩斯和裴多菲是相互成就的。本来诗人出身优渥，年轻时并没有那么多豪情壮志，直到布达佩斯深深吸引了诗人，从而改变了诗人的性格和人生走向，他决心为这个他钟爱的城市做些什么，终于在 1848 年民族主义浪潮汹涌的时候，裴多菲毅然选择了革命。诗人说“最浪漫的事，不就是为了布达佩斯而献身吗？”诗人最终被革命吞没，年纪轻轻就成了革命的亡魂，那首“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成为中文读者余音绕梁的绝唱。而布达佩斯也因为裴多菲而扬名天下，乃至全世界都把

裴多菲当作匈牙利最为杰出，也最为知名的作家，裴多菲许多歌咏布达佩斯的名诗都被翻唱到世界各地，也让布达佩斯成为随着诗人的笔触，编织起她浪漫的嫁衣。

每当读起裴多菲的诗，我就会觉得，匈牙利人真的把自由和浪漫镌刻进他们的骨髓，看似狂放不羁的外表下，有着最为深切的真情。如果你也对裴多菲感兴趣，请您移步布达佩斯的裴多菲文学博物馆，在这里您会感受到诗人扑面而来悸动和叹息。

而李斯特，更是令花田君无比痴迷的匈牙利人。也许是从小弹琴的缘故，让我与西方古典音乐结下不解的深情。李斯特的多首《匈牙利狂想曲》，实乃千古绝唱，全曲一气呵成，如滔滔江水倒灌入耳，让你随之手舞足蹈大呼过瘾，这种暴风骤雨的激情，让人振奋，让人痛快，更让人陶醉。东欧的旋律本身就有其迷人之处，在波兰的肖邦伤感，德国勃拉姆斯的严肃，俄国柴氏的悲怆之后，在李斯特的高亢激昂中听到的忧伤，伴随着欢快、诙谐和梦想，我们在各种交织的情感中与旋律一起经历那如生死般的起伏。如果生命真有生命，《匈牙利狂想曲》一定是那不死的火鸟，可以浴火重生，可以凤凰涅槃。这种听觉上的快感，如同漫步在布达佩斯街头，给我们带来的视觉上的美学的冲击

一样，李斯特和布达佩斯，将美学发展到感官的两个极致。我对布达佩斯的热爱，从见到他鳞次栉比的教堂就情根深种。在巴尔干东欧走访了这么久，始终不知道手往哪边放，终于来到布达佩斯，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只要遇到教堂，就走进去默默敬拜。无需再赘述任何的溢美之词，作为曾经的“基督教之盾”，匈牙利在历史上可谓命途多舛，从圣伊斯特万带领马扎尔人皈依之后，这个国家的任何历史大事，似乎都同这个伟大的宗教紧密相关，哪怕被土耳其人侵占 150 年，民众也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哪怕目前西方受到政治正确和左派政客的裹挟，异教徒在西欧大行其道，如入无人之境，匈牙利也恪守原则，始终将难民拒之门外。也许，这是这个国家对曾经悲惨命运的反思，更是对自己古老文明的坚持。即便匈牙利在欧盟之中，很多事情有些莫名其妙，但是在难民问题，匈牙利为世界做出了杰出的榜样。就好像从圣伊斯特万教堂和圣马迦什教堂传出的钟声，响彻天际，直指人心，提示着欧洲各国：我们不能继续任由外人继续横行下去，欧洲人，请快些醒来吧！

匈牙利人说，可以忍受一天不抽烟喝酒，但是决不能一天不喝咖啡。咖啡馆在布达佩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咖啡文化也深入每一个布达佩斯人的骨髓之中。漫步街头，除了对城市的建筑如数家珍之外，走在各处，都可以被随处

飘香的咖啡的芬芳所深深吸引，真是沁人心脾。很多布达佩斯的咖啡馆，与其说是餐食之地，倒更不如说是古迹，值得每一位游客去打卡留念。布达佩斯人在如宫廷般奢华的，挂着水晶吊灯金碧辉煌的屋檐下，在浓郁的咖啡香气中品读历史与生活，这样的悠闲自得，仿佛置身于历史长河与滚滚红尘之中，曼妙极了。

来布达佩斯，只要您稍微做些攻略，就一定不会不知道纽约咖啡馆 New York Café 这个名字，在一战之时，这间咖啡厅绝对是当时上楼社会的社交中心，尤其是文艺界有头有脸的大咖，纽约咖啡馆就是他们交流构思，甚至奋笔疾书的天国。当时如果人们身在巴黎，想寄一封信给 New York，投递员大概率不会寄到美国，而反而会寄到这里。



如今走进这家咖啡馆，天啊，完全被里边的奢靡所震惊！这是一个华美得超出任何想象的咖啡宫殿！上百平米的大厅，处处熠熠生辉，金光闪闪，散发着贵妇般的珠光宝气，随处可见的雅致气派的大理石柱，天花均以金漆浮雕、彩绘壁画和水晶灯装饰，这哪里是什么咖啡馆，简直就是王宫御苑！

唯一同王宫不同的是，这里四周悬挂的并非什么王宫贵胄的肖像，而是当年在咖啡厅呼朋引伴的十几位作家的肖像。我倒有些奇怪了，按说作家诗人不应该超凡脱俗，这些才高八斗却当时有些落魄的文人们怎么会钟意这样一家富丽堂皇的咖啡馆？其实这家咖啡馆虽然外表有些以势压人，但是老板也是个“文青”，不仅免费给作家咖啡，并且连笔墨纸砚都一起奉送。怪不得作家们都蜂拥而来，甚至某位大咖还一把从经理手中夺过钥匙，夺门而出丢入多瑙河，企图逼他们 24 小时营业！咖啡馆以此声名大噪，甚至好莱坞大导演都是他们的座上宾。

话虽如此，这家咖啡厅说句实话，味道和服务绝对对不起他的价格，不过作为游客，无论如何还是要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哪怕只点一杯清水，也要感受咖啡香绕于鼻尖

韵味。

其实一间小小的咖啡厅，就如同是布达佩斯的缩影：多瑙河的粼粼波光，老式电车的叮当作响、城堡教堂的相映成趣~~~一切都在暗示着，这是一座适合浪漫邂逅或者忆苦思甜的怀旧场所，人们相信钟表会在这里莫名停摆，即便是在最为繁华喧闹的街角，时间的流逝也不过如多瑙河上那静默的游轮，只留下几道淡淡的水痕。这份城市的美凝结在这份从容与淡定之中，如同百多年大理石的老公寓楼中，其实就居住者普通人家，甚至某些外表暗淡的建筑却有着令人惊艳的历史过往。就好像这间咖啡厅，不过分张扬，却有着被时间打磨得质朴陈静的内在。布达佩斯的美，并非一两日可以管中窥豹，在拥挤喧嚣的夹缝生活之后，这里的散漫、闲适和惬意，绝对让每一个造访者酣然沉醉。

布达佩斯，我觉得，那已经是人间天国该有的样子，哪怕是初来乍到，都会害怕离开。也许来生，就让我做一个幸福的布达佩斯人吧。

——2024年5月21日晚于布达佩斯加尔文广场科罗娜美居酒店 749

黄 土

力夫

提着简陋的行囊，跳下工具车。站在这一片黄暖暖的空阔里，他禁不住轻唤一声：噢，黄土。

噢，黄土。黄颜色的泥土。平沙漠漠黄入天的那种泥土。又在他的脚下。这样近，又这样远。他用脚跺跺压路机压得很实贴的地面，忽然竟有些发呆。踩响的，仿若是，过往的一路历程。

都是黄土。他记得。他记得父亲。山民们在一块块赭黄的山地上，播下种子，长出苞谷、红苕和洋芋。在这样灰黄的田地里耕作，收获大稻和小麦。这些五谷杂粮养育他直到如今。他看着匠人揉捏一团团湿润的黄土，烧制出青瓦红砖。他记得整个少年时代，走过又陡又长的黄土路，在高高的山上砍樵，黄土，让生命成长的黄土。乡间的十六年，每一个步子落下，都是黄色的土路。让人放心的大步行走的黄土路。犹如一株青翠的庄稼，他站在上面长大、成熟。

那一年夏天，父亲送他上了南行的列车。云南、贵州、攀

枝花。总是黄土。满目黄土。一路行去又回来，他随着流浪者的部落迁徙跋涉。他们在城市边缘，在山野之间奔波。在荒凉的热烈的山岭上，掘开一层层黄土，修造出矿仓和柏油路。修造出车库和机房，又回来，回到家乡凉山。



几个年头就过去，家乡，凉山，剥开满山坡的枯草和乱石，一片黄土，夯实的平整的黄土，宽阔的浑厚的黄土。他们在风中雨中，在太阳下默默低头。矗立起一座厂房，又矗立起一座厂房，生长一片旺盛的建筑群落，是古老凉山的新景。

许多个年头会过去，他知道他们将老去，留下那些高高的建筑，如生命的碑，替他们站立。脚下的基础，是无边黄

土。

一阵猛烈的南风吹过来，天上地下，一片暖暖的黄。他从容背过身子，等风过去，一身黄尘。随手揉揉涩涩的眼窝，他发觉眼角竟有些潮湿。

两旁是尚未被征用的农田。灰黄的底色，被三月的青青麦苗覆盖。远处，一辆辆东风卡车依然在忙碌地填土。他能看见车轮掀起的黄色风尘和铲机的铁臂挥动。他看着数台打桩机的汽缸活塞上下跳动，听到金属富于震撼力的击打声，他笑了，一时间仿佛又听到机器的轰鸣看见流水般的作业线……哦，黄土，砣，钢铁。深厚、沉重、坚硬。这过程这般真切诱人！

提着自己的行囊，被盖卷和粗糙的书箱，他向近旁的工棚走去。他看见工友们正牵引着工地上的电源线。他们唿哨一声和他招呼，他又笑了。他大步流星走进这一片空阔的黄土，走进属于他的紧张和繁忙。

1991.2.9 西昌烟厂工地

威治与威廉

马山

威治与威廉是哥儿俩，我家外孙。威治下个月将满 6 岁，比哥哥小两岁又三个月。我家门口的柜子上放有一个相框，里面是威廉的照片及我为他写的几行文字。那时的威廉刚满四个月，一直住在我家。威治则生、长于香港，我一直想为他也写点什么，却因对他没有足够的就近观察而迟迟没有动笔。最近女儿带孩子来澳洲躲避新冠暂住我家，威治因此也在我们身边生活了四个多月，我这才有机会为他写下这篇文章，了却我的心愿。是以有此文的标题。

写威廉只能以别家的孩子为参照；写威治则有了绕不开的哥哥作对比。威治好像生来就是为了显示与哥哥的不同。哥哥出生时七斤七两，面如满月，身材结实如铁石，百天时需穿周岁孩子的服装。威治则生下来就体重偏轻，脸庞瘦小，身材颀长而精干。哥哥曾是“红眉侠”，幼时每当发怒便双眉泛红；威治则是“红耳怪”，发热时双耳赤红，如挂在头侧的两片红霞。

除了体态上的差异，威治更有不少在性格、禀赋上与哥哥的不同。首先在与人接触时，哥哥偏于谨慎、矜持，威治

则更为主动、热情。在电梯间里，一位陌生阿婆夸奖威廉“好一个靓仔”，却见他把头扭向一旁，好似没听见一样（不排除没听懂阿婆的广东话的可能）。威治则乐于主动与人套近乎，亲和力极高。在车站等车时，只见他主动把自己的座椅让给新来的陌生小朋友，然后很快两人就玩到了一起。在布村上学的几个月期间，刚到学校没几天，威治似乎就认识了学校的所有小朋友，每个人见到他都如老相识般地和他打招呼。威廉呢？则是如入无人之境，气宇轩昂地直奔教室。

在处事方面，威廉格外谨慎、规矩，自制力颇强，做事之前会首先征得大人的同意，不该做的事、不让吃的甜食，他都会认真遵守，即使没有大人在身边的监督，小小年纪吃东西就讲究食物的“健康”，计算其“卡路里值”。威治则喜欢放飞自我，不拘一格，想做的事自己先做了再说。即使大人明令禁止的事，比如吃巧克力零食，也常会颇具创意地想出办法去尝试。每当这时，旁边的威廉总会极力阻止：“不能吃！对你的健康不好！”威治哪管那些，巧克力早已一把塞进了嘴里，气得威廉直瞪双眼，却又奈何不得。

威廉极富语言、逻辑、绘画天赋，老早就学会了识字读书，说起话来常常“第一、第二、第三”，俨然小大人一枚，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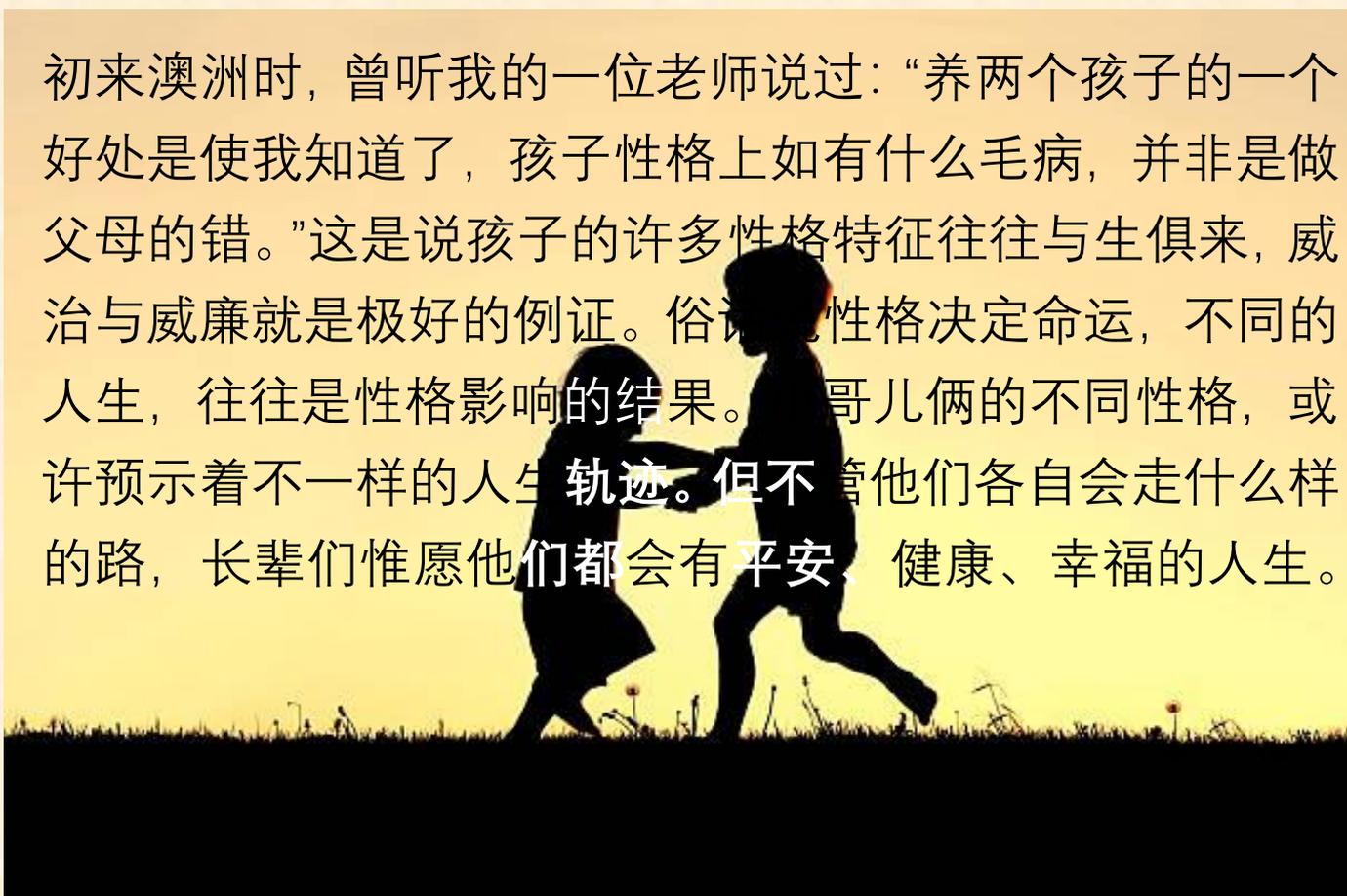
能绘声绘色地用各种复杂的句式、词汇编、讲故事。威治学会说话比较晚，但在运动方面却别具天赋，各种球类、体操、骑车、滑板他一学就会，常常参加比他高年级的同学的体育项目，在各种比赛中频频获奖。问他今天课堂里学的是什么，他会说“不记得了”，但问他几天前的体育比赛的情况，他却说得眉飞色舞。同时威治又有天生的表演才能，乐感颇强，各种鬼脸、搞怪信手拈来、轻松自如，举手投足间透着潇洒与自信，往往不经意间的几个动作就会把大家逗得乐不可支。

威治还天生比哥哥胆儿大。布村南岸公园河边上那个两、三米高的“BRISBANE”立体字母地标，常有游人爬上去拍照。几年前我们曾一起在附近游玩，哥儿俩的爸爸爬了上去，并要家人把威廉也递上去照相，但威廉却死活不肯。没想到当时才一、两岁的威治，却毫无惧色地配合着由我给递了上去，令人惊讶不已。

除了彼此的不同，哥儿俩间当然也有相似。首先是快乐，两人都是终日无忧无虑，笑语连连。遥想我辈当年在相似的年龄时，每天总是发愁哪里能找到更多、更好的吃食。这哥儿俩能有什么愁呢？或许是不能看更长时间的电视节目？另外的共同之处则是助人。我曾见威廉在自己的生

日聚会上，别的孩子都在疯耍，他却在边上跑前跑后地收拾、整理着别人乱扔的玩具，不知道的绝对想不到他才是这场生日聚会的小寿星。威治每见我在做什么事，总会凑过来问一声，“我能帮你吗？”。再就是讲道理。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必须首先把道理讲清楚；也从未见他们因自己的要求不能被满足而撒泼、闹人、纠缠不休。哥儿俩彼此之间的纠纷的解决，也是靠讲道理、论公平、按秩序。这个“秩序”是“轮流”的秩序；女儿对小哥儿俩从来不讲“大让小、小尊大”的秩序。初听女儿这么说，我还颇为不解；后来想想，或许是为了从小培养他们的平等意识？

初来澳洲时，曾听我的一位老师说过：“养两个孩子的一个好处是使我知道了，孩子性格上如有什么毛病，并非是做父母的错。”这是说孩子的许多性格特征往往与生俱来，威治与威廉就是极好的例证。俗语说性格决定命运，不同的人生，往往是性格影响的结果。小哥儿俩的不同性格，或许预示着不一样的人生轨迹。但不管他们各自会走什么样的路，长辈们惟愿他们都会有平安、健康、幸福的人生。





母亲的葬礼

夕 阳

“母亲”这个称呼对于世人而言，是亲昵和温馨的代名词，但对于我来说，却是多么的沉重，我既爱之，也怕之，因为它给我留下最刻骨铭心的是死亡，最天长地久的是永恒的怀念。

有言：人生最大的不幸是幼年丧母，中年丧偶，晚年丧子。那年，我不满五周岁，在淅淅的秋雨声中，年仅二十六岁的母亲因产后得病而与世长辞。

母亲的遗体被放在祖屋的大厅中，一位邻居婶婶默默地把我和妹妹带到母亲床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目睹死亡。我凝视着生前被公认为大美人的母亲，此刻却脸色异常苍白地躺在床上，一股无形的恐惧油然而生。当我的心中正在努力琢磨“死亡”二字的含义时，突然听到站在我身边不满三岁的妹妹说：“妈妈，不要睡了，你已经睡了好久了，快起来吃饭吧。”邻居婶婶流着泪对妹妹说：“孩子你妈妈已经死了！”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妹妹感到莫名其妙地望着我，又莫名其妙地跟着我哭起来。

夜里，睡在与母亲的遗体只有一墙之隔的房间里的我，不时听到平时睡觉很安详的妹妹三番五次地惊醒，一面哭、一面大叫妈妈。妹妹的哭喊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惊醒了沉睡的大地，在屋外呼呼的秋风声和淅淅的秋雨声的伴合下，更显得凄厉和哀伤！我赶紧把头缩进被窝里悄悄的哭，此时，我又想起了母亲临终时凄厉的哭喊声来：“我不要死，我要母女团圆。夫妻相守。”啊，母亲的心中，依然牵挂着正在风尘仆仆地从上海往回赶的父亲以及她年幼的孩子，然而，可怜母亲的心声却被秋风无情地带走了，被秋雨无情地洗涤了。

次日，我被来参加丧礼的人们的吵嚷声和哭泣声惊醒。

开饭时，我和妹妹被安置坐在地上，并破例地要使用一把陶瓷汤勺吃饭，这是我们老家的习俗。妹妹觉得很新鲜，所以显得很开心，她不但大口大口地吃，还一定要我和她比赛谁吃得多。一位邻居老奶奶抹着眼泪爱怜地对妹妹说：“孩子，吃吧，多吃点。”

饭后，母亲唯一的亲弟弟，我唯一的亲舅舅来了，于是丧礼便正式开始。舅舅拥着我和妹妹跪在母亲的床前，一同呼天抢地哭，眼泪洒在衣襟上，也洒在母亲安详的脸上。

此时，门外的秋雨，疯狂地拍打着我家的大门，似乎刻意要冲破大门的阻挠进屋来参加母亲的丧礼，又像蓄意要进屋来洗涤我们心中深沉的哀伤。啊，秋雨，你是天地的眼泪，是上天为人间不幸如我者洒下的同情之泪。

傍晚，在濛濛秋雨中，我披麻戴孝的伴随着一具枣红色棺木而行，最后把母亲的遗体，把一颗母性最伟大的爱心永远埋葬在深土中。



我和妹妹跪在母亲的坟前，眼泪和鼻涕把我俩涂成了两个大花脸，而我们凄厉的哭喊声却深深地打扰了附近安息的灵魂。

从坟场往回走的路上，绵绵的秋雨洒在我的脸上，有如母亲温柔的手在轻轻地抚慰我这颗破碎的心。

啊，母亲！母亲！！

瑞士格吕耶尔村

赵孔南

我们离开阿尔卑斯山滑雪圣地的别墅区，驱车前往其西坡的丘陵地带上的古村落格吕耶尔。格吕耶尔位于一小山的山顶上，村子不大，小巧玲珑，看似显得简单，然而布局非常有序，应是精心设计。一条五彩老石块铺成的宽宽街



道，两旁平铺着古色古香的老房子。村口和一个小古堡连接，古堡近处，苍郁青葱的小山倒映在碧水里，仿佛如童话般静

谧。整个村落掩映在花丛之中，草木蒙笼其上，云蒸霞蔚其下，游人至此如入仙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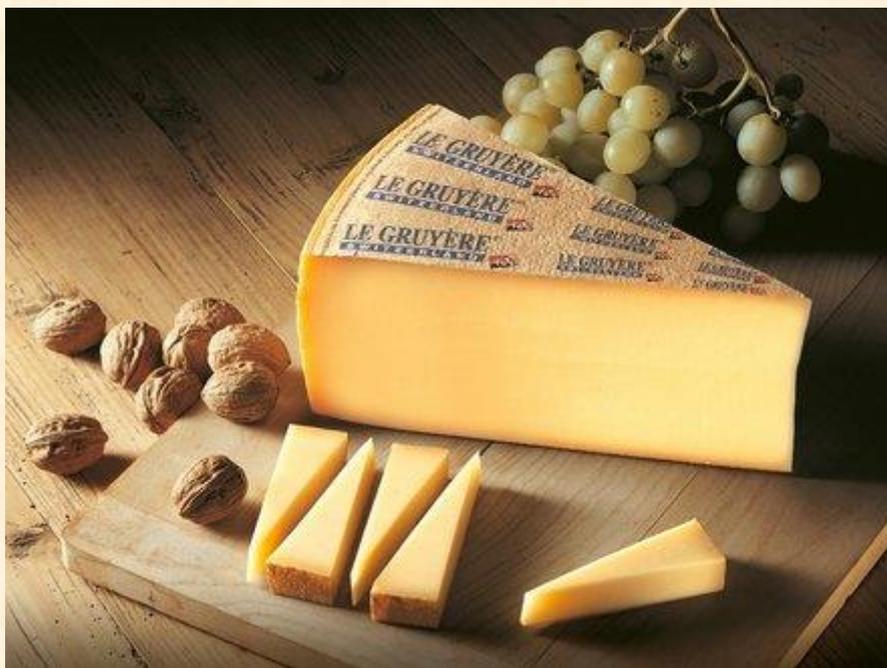
时值中午，唐先生带我去村里一家叫奶酪坊的步馆吃中饭。奶酪坊餐馆以奶酪菜餚驰名于世，特别是品种不同各各美味的奶酪火锅招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食客们，不过，我们几位世卫组织的临时顾问的昨晚晚宴就是举世闻名

的瑞士奶酪火锅。今天，我们进入步馆时，发现步馆几乎被食客们挤得水泄不通。不知等候了多少时间，我们订到一张室外的步桌和二份煎牛排，因为这里的煎牛排较之其著称于世的奶酪火锅毫不逊色。我们坐在餐桌旁，放眼近旁的世界，积雪消融，山坡已是满目青翠。小小的格吕耶尔村落竟然建有滑草场和山地滑板场，几多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尽情地玩着滑草和山地滑板车，只见场上五彩身影飘扬飞动，空中传来阵阵欢声盈盈笑语。此刻，我们这些慕名而来的食客，却转换成这阳光挥洒的大地舞台上的沉醉看客，几乎忘了服务员已把香气扑鼻的牛排端上餐桌。时间之故，我们无法细细享受那带着浓郁黑胡椒味的肉嫩多汁的美味牛排，便去参观格吕耶尔村的奶酪加工厂和小型博物馆。

读了奶酪加工厂和博物馆介绍的资料，我真的吃惊了。格吕耶尔(Gruyere)这一瑞士安静的看起来不起眼的中世纪小村庄竟然有着这么深厚的奶酪历史文化。早在 1115 年，格吕耶尔就开始生产奶酪了。九百年來，格村以生产不同品种的奶酪各有不可言喻的美妙风味和严格的質量保证，而远近闻名，招引数不胜数的顾客食客。其村之名就是取之于驰名于世已有九百年历史的美味奶酪 - Gruyere (格吕耶尔)。Gruyere 被称为之奶酪中的贵族，我们在工厂里

參觀了其严格的加工程序，奶酪在熟化期每天要刷一次盐水，以提高奶酪的水溶性氨基酸和脂肪酸含量，保證奶酪帶獨特的芳香味道。据現代科学仪器鉴定表明，Gruyere 奶酪里含有多达 75 种芳香植物的味道：百里香、紫罗兰、黄花草、迷迭香、碎木屑、栗子、薄荷……。还有小小的格吕耶尔地区的奶酪月出口量竟然占瑞士全国的一半，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

午后二时，我们要去游览西墉古堡。离开时，唐先生买了 Gruyere 和另一著名品牌的奶酪。我亦极想买上一二盒 Gruyere 奶酪，带回澳洲，让家人和朋友品尝；然而，海关法规限制，只能快快放手，是以留存了一点遗憾。



三垟湿地公园游记

赵孔南

金猪年孟夏，中华之地，大江南北，举国上下，硕士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之月。五月下旬初，我有幸应邀去北京中国医科院基础所参加两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并作人乳头瘤病毒抗原表达系统和癌症疫苗研发的讲座。二夜三天，穿梭来回，行程匆匆。周日那天，回到温医大，倾听我指导的研究生与分子病毒所的其他几位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下午四时，论文答辩完毕，几位研究生顺利完成三年学业，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其时与在二外楼举行的庆祝晚会尚有三小时的时距，系主任张教授安排朱进顺同学和李教授带北京来的许教授和我去游览三垟湿地公园。

三垟湿地公园位于大罗山山麓之下，东南与温医茶山校园相邻，被茶山包裹，峰峦叠翠，山环水绕，自然风光秀丽，称之为浙南的威尼斯，温州家门口的世外桃源。

进顺同学带我们到了三垟湿地公园门口的广场，停好车，然后从广场上漫步进入公园。据工作人员介绍，这广场名叫行水三垟广场，“行水”二字出自《周礼·考工记序》，释义

为行于水上，契合湿地公园意境，希望游客在游览过程中体验都市的悠闲生活。其时夏日傍晚，天阴苍白，气温不高，没有雾霾，亦没有给人郁闷，而那斜风细雨，更是带来另类感觉。湿地面积不小，有十几二十平方公里，其内，河流纵横交织，密如蛛网，因而乘坐小船游览，是最佳的选择。於是，进顺带我们去坐一条迷你只能容纳四人的小篷船。刚上船时，小船晃动得很厉害，给我找回一点青春年少在农村种田时玩船嬉水的那种感觉。那时的我甚是调皮，每逢上船干活，总是让船左右急速摇摆，上下剧烈颠簸，寻求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可是，李许二教授乃北方之人，极少在水乡乘坐小船，如无艄公的帮助，难以进入小船坐下。四人上船一坐定，艄公摇动手中木桨，掀起涟漪，小船伴着鳞鳞水波，徐徐离岸，带着我们领略“垞飘海面，云游水中”的湿地风貌。

今日的艄公还真是一名合格的导游。其告诉我们，三垞湿地公园有 160 余个大小不等、形状迥异的“小岛屿”；今日泛舟水面，须得绕岛而行。他带我们去寻觅了千余年前，永嘉大守谢灵运在那写下“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的诗岛，这里可是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之后，去观览了明嘉靖年间阁老大臣张璁极为青睐的橘浦芳洲。我孩童时就听了不少有关张阁老的故事，其和刘基伯温先生是我最为崇

拜的家乡先贤，其为官清正，兴利除弊，反腐倡廉，开启明朝的朝政改革。记得还在小学二年级时，我就背诵了其小时写的《桌脚》和《咏蛙》二首诗，至今仍能吟咏几句。可是，有一段时间里，盛传《咏蛙》之诗乃是毛主席年少时的大气磅礴之作；张阁老五百年前首写咏蛙诗恐怕是真实的故事。今天在橘浦芳洲，我体验了张阁老写的“落日泛舟循桔浦，轻霞入路是桃源”的诗句意境。后来艄公把船划到百鸟岛，稍作停留。鸟岛不大，但环境独具一格，四周水丰草美，岛上林木青翠。我们没有上岛去，难以知道岛上的鸟类。但是顾名思义，鸟的种类不在少数，否则名不符实。环眺岛下岛上，水鸭白鹅嘻耍塘河，觅食水草丛中；鹭鸟燕子振翅飞翔，盘旋岛之上空；还有鸟雀鸣跃，吱吱喳喳，鸟岛之另类景观。

最后，小船行至一奇异小岛，送目岛上，见一古朴苍劲的榕树，树干粗壮，树冠庞大，开着淡黄色的花；树皮灰褐色，枝叶稠密，浓荫覆地，雄伟壮观。艄公告诉我们，这榕树已有数百年的树龄了，历经风霜雨雪，屹立不倒，依然树芽年年催发，新枝时时竞展。榕树还有一独特奇异的景象，就是那连体生长的气根。气根是从干枝萌发出来的，暴露在大气中的不定根，有极旺盛的生命力，依赖母体的营养并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及养分不断生长伸长。我们看到

有垂直朝下的气根，入土再生土根，复成一干，形似支柱；有缠绕枝干生长的气根，像藤蔓一样共生，枝根交织，树脉相连；而那些悬空细弱的气根更是千姿百态，似长髯随风轻飘，像垂柳婆娑美丽。面对这木本植物世界中最独特的现象，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此鬼斧神功之作，乃是何种力量之所为呢？

绕岛行船，观览了沿途的林木花草。岛上乔木灌木，品种不是很多，似乎没有奇珍，我几乎都能识别这些树木，亦可简单罗列，香樟携桂花，忍冬加黄杨，紫微闹水杉，银杏合棕榈，红枫衬垂柳，喜树伴青松。这里是亚热带气候，树不落叶，四季常青，只是各各散落在小岛之上，成林尚待时日，错落自会有致。有几许岛屿之上，人工栽种的瓯柑是主要的风景，管理得井井有条，格外的郁郁葱葱，勃勃生机。江南五月，繁花绚烂，什锦迷离。在三垟湿地公园里，难以如数的木本花草本花盛开，斗妍争艳，各领风骚。乔木花卉中，玉兰花似为最多，白玉兰，紫玉兰，广玉兰济济一堂。灌木花卉中，五颜六色的玫瑰月季花，茉莉花，木槿花，随风摇曳，香气飘逸。草本花卉中，河面上的菱角花最为识趣，自知难以与含苞待放的荷花媲美，只是偷偷地从叶腋中钻出细碎的小白花，低调稀疏，诚恐暗香妨碍岛上的大隐。时值端午前夕，菖蒲花绽放，赤橙

黄紫，各各娇艳，然而，素颜白色的昌蒲花却是大众最爱，其在端午节那天，涌入寻常百姓之家，挂插门梢，辟毒驱邪。

塘河泛舟后，上得岸来，距晚宴仍有半个多小时，就漫步南仙堤。南仙堤原来可通车，现专为步行堤。南仙堤架有九道仙桥，我们伸步上了第一座桥，韵仙桥，看到两侧桥栏下，有好几十幅壁画，临募了古今名家之画作，画画栩栩如生。两幅壁画最能吸引人，一是文征明的《玉兰图》，对印了桥端下的正在绽放的广玉兰；沁人心脾的花香扑鼻

而来，令人陶醉；另一幅是徐谓的《黑葡萄图》，其画活了桥头下的葡



萄架，藤条错落低垂，枝叶纷披；然而，此刻我只能说，架上葡萄初结果，未到晶莹欲滴时。穿过韵仙桥，未几跨上诗仙桥，桥栏杆之下，则是刻了许多古人的咏桥诗句；

宋黄庭坚的“万丈融峰插紫霄，路当穷处架仙桥”的诗句最为醒目；最有意思的是苏东坡题金山寺的回文诗：“桥对寺门松径小，槛当泉眼石波清”，“清波石眼泉当槛，小径松门寺对桥”；而秦观的鹊桥仙最感人肺腑了，“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本来打算去游览南仙桥附近景观栈道，顺便登上湖心亭，领略“绿水盈盈环抱，青山苍苍遥峙”的意境，时间不再允许，行到半桥折回，去参加庆祝晚会。

晚宴后，回到宿舍，觉得应该就今天“泛舟塘河里、漫步仙桥上”记点什么，草就了三洋湿地游的初稿，时过月余，今修改成文以记。

甜蜜的事业

李守义

澳大利亚出产丰富，出口的产品最多的是煤和铁矿石，然后就是蔗糖了。

昆士兰州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糖产区。这里地处热带，沿海地带土地肥沃，阳光充足，冬夏温差大，很适合甘蔗种植。

1880年，来自新西兰的 Young 三兄弟，独具慧眼，看中昆士兰这块地方，在 Bundaberg 扎根，开始广泛种植甘蔗。一个多世纪过去，在蔗农们辛勤的耕作下，面积不断扩大，形成了如今这么宏大的规模。人们没有忘记先驱的功绩，在 Bundaberg 市区，把 Young 三兄弟当年住过的房子，开辟成纪念馆，向人们诉说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885年，W.M.C.Hickson 召集七个合伙人，酝酿利用当地榨糖剩下的副产品糖浆，经过发酵、蒸馏，生产一种加勒比海盛行的，颇受海员和海盗们喜

爱的“Rum（朗姆）酒”。这种酒口感甜润细致，带有浓郁的酒精芳香，有它不同寻常的特色。1888年，W.M.C.Hickson会同十五人成立公司，在 Bundaberg 开始正式投产。如今，“Bundaberg”牌的 Rum 酒厂，年产 350 万升的两个巨大的发酵罐矗立在厂房中心。该厂别出心裁，



把 Rum 酒厂开辟成旅游点，让游客们参观整条生产流水线。好奇的人们，可以在一分钟以内，快速穿过糖浆的高温烘烤房。俯瞰脚下 10 多米的焦糖，在 170°C

里翻滚煎熬，发出阵阵诱人的甜香。离开前，在敞亮的大厅里，人们排着 10 来条长队，可以在十几种风味的 Rum 酒中，任选两小杯，对着苏打水，坐在吧椅上慢慢品尝。过后，瘾君子们慷慨解囊，以市场价近八折的优惠，抱着大袋小包自己心仪的美酒回家。不喝酒的人，则买些包装精美的 Rum 酒，回去馈赠亲朋好友。Rum 酒不再仅在加勒比海盛行，如今也风靡全澳洲了。厂家把 Rum 酒的制作过程和诱人的芳香一并送给游人，让人亲临其境，心领身受，欣然接纳。不愧是个活广告，好主意。

甘蔗榨糖后的残渣，被认为是废物，没多大剩余价值。通常用来做燃料或肥料。但是来自中国福建的成功企业家唐佳威（Simon）先生却不这样认为。此前，他在昆士兰州 Logan 的 Park Ridge South 和 North Mackean 建立了两个大型食用菌厂，生产香菇、平菇、杏鲍菇、金针菇等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蘑菇，供应 Brisbane（布里斯班市）大型超市、步馆。2022 年，又在 Bundaberg 建立了一个大型食用菌生产厂。利用甘蔗渣为主要原料，使用中国的设备、生产工艺和菌种，生产平菇。短短的一年，就达到年产 50 万包的规模。这个变废为宝的项目，无疑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拨款 150 万澳元专项基金，赞助唐先生的这一大举。

别看甘蔗渣那么粗糙，来自中国江苏的成功企业家王笃振先生，准备在昆士兰州，引进中国的技术、设备和资金，把它们转化成细腻精美的食品包装盒，代替了传统的纸张和塑料的原料。废物利用，节约了木材，又减少了化工产品对人体的毒害，真是一举三得。

围绕着甘蔗的种植，制糖-酿酒-生产食用菌-制作食品包装盒，形成了一条有机的产业链。被人们誉为“从头甜到尾”的甜蜜事业。为振兴澳洲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并将作

出更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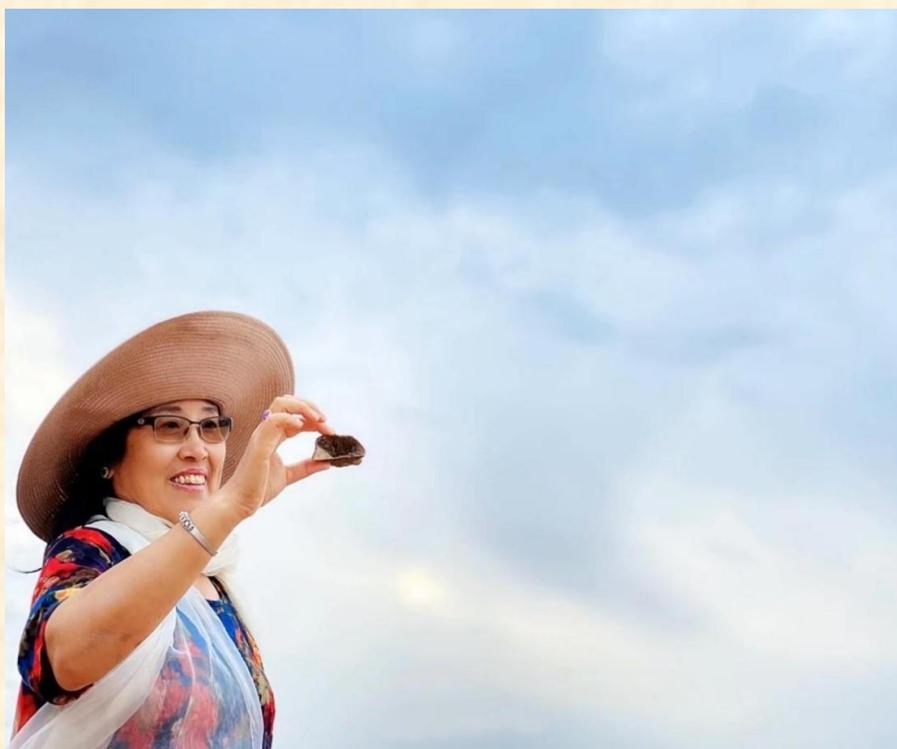
吃水不忘挖井人，甜在嘴里记在心。

功德无量的 Young 三兄弟，W.M.C.Hickson 十五人，唐佳威 (Simon)，王笃振等这些名字，将永远被澳洲人传颂缅怀。名垂青史，彪炳千秋。澳大利亚这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美丽国度，有甜蜜的事业融合，将注入更多的蜜汁，造福千家万户。

与文学相遇

蓝楹

依稀记得，在 2021 年初“我的疫情岁月”征文活动中，我与钱兄偶然相遇。我们两人的文章，虽未得大奖，但也都被收录出书，刊登在了澳洲华文日报。



征文的程序，从推荐，评比，筛选等流程一路走来，钱兄与我也从陌生，到相遇、相识、相惜，后来相互加了微信。

从澳洲回国，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几年来，中澳往返

的疲惫，疫情岁月的蹂躏都过去了。

好想休憩深潜，减少社交，疗愈心灵，与大自然相拥。索性加入了杭州徒步队，让自己放飞心灵，漫步山野茶园，

饱览祖国大好河山。

当时，钱兄虽滞留悉尼，但我们常有文章切磋交流，微信来往，见他老骥伏枥，志在文坛，文采不减当年勇，很是感慨，恰巧澳洲文友发来投稿信息，我即刻转发给他。

他珍惜机会，厚积薄发，两年时间里，20多篇文章，在澳洲媒体报刊相继发表，总编青睐，读者喜欢，成了澳洲文坛的常青藤。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不禁为他的勤奋与才学称道。

前些天，我为一幅“躺平树”图片所震撼。浮想联翩，深感命运多舛，生存的艰难，在朋友圈里有感发文。被钱兄看到后，热情鼓励并推荐，让我加入澳华文学作家学会。推辞不过，我顺水推舟。只是鼠标轻轻一点，文章就送到了大洋彼岸。当邮件发送后，我忐忑，也坦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还是钱兄关切之深，发来微信云云。

一星期后，邮箱里有了新文件。我成了澳华作家学会的新

会员。发去的文章“躺平树”也刊登发表。古人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相遇了澳洲文学群星，会有更多的学习机会，何不乐哉！

静谧的夜，我好奇地走进了澳洲文学网，寻觅着陌生的文学王国。悄悄打开网址，首先看到网站左边，是作家风采栏目：上面滚动着许多不熟悉的面孔及介绍。他们有来自世界名校的文学博导，有著书立传的学者教授，更多的是出版过小说、散文、诗集的写作人。

在网站中间位置，是散文随笔栏目，我看到了钱兄厚积薄发的三篇佳文。篇篇文笔娴熟，人物丰满，引经据典，布局缜密。

原来钱兄深藏不露，是上海滩资深的笔杆子，“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早就有许多文章发表。不由地对博学低调的钱兄，又生敬意几分。

我还看到一篇游记，是梁晓纯所写。虽不识其人，通篇读过，就能让你感受到：他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及自由奔放，清新典雅，寄情山水，富有哲理的创作文风。

还有许多栏目，短篇，长篇，现代诗歌，古典诗词，杂文，时政等等，只能等以后慢慢拜读。

读过《追忆似水流年》如是说：“生活犹如一张巨大的网撒入水中，拉起来却什么鱼也没有，唯有水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文学是时代的镜像，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文学创作，就是要搜集这些水滴，让它再现生命的鲜活，再现历史的真实。

让水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记录真实，记录历史，是写作人的担当与责任，是时代和人民交付给文学的使命。

写于 2023/06/22 杭州



龍吃什麼？

洪丕住

今年是甲辰年龍年，農曆新年大年初一，大家在相互發新年快樂的祝詞時都會發上一張龍的圖像。

起初我對親友們發來的那麼多龍的圖像並沒有多加注意，但是慢慢我發現雖然大多數的圖像裡龍的口裡都長著長長的犬齒，但是我也看到有些龍的圖像的口中的牙齒卻是白白的、整齊的像馬或牛的牙齒。

這就忽然讓我思考起來，這兩種長著不同牙齒的龍，到底哪一種是正宗的中國龍呢？或者哪一種牙齒應該是龍的牙齒呢？因為這兩種長著不同牙齒的龍，意味着牠們吃的是不同的食物：吃素或是吃葷。那麼龍到底是吃什麼的呢？

長著馬或牛類型的牙齒的龍應該是吃草的，即吃素的，這種牙齒適宜於啃草皮；而長著犬齒的龍，應該是肉食的，即吃葷的，因為這種牙齒沒法啃草皮，一啃犬牙就會插進地皮裡去。你看不管是老虎、豹子這些大型貓科動物；還是狼或犬這種犬科動物，牠們都有發達的犬齒，能夠攻擊、撕咬、吞食獵物，據說老虎的犬牙可長達十幾釐米，他們

都是食肉動物，即吃葷的。那麼長著犬齒的龍當然也應該同老虎或狼那樣是食肉動物啦。

這樣的話，是不是有兩種中國龍呢：一種是吃草的龍，一種是吃肉的龍呢？

你也許會想，老洪真是吃飽了沒事幹，居然要去搞清楚龍吃什麼這樣的事，是不是有毛病？

其實不然，龍既然對中國文化來說是這樣重要的東西；有些人，比如台灣歌唱家侯德健，還稱中國人是龍的傳人（即龍是中國人的老祖宗）；龍文化被稱為中國文化的要素，牠又是 12 生肖中唯一不是現實生活中的動物，又是幾千年來中國所有的皇上這麼重視的物種：皇上們都認為龍是生活在天上的，而他們作為“真名天子”，他們的皇位就來自於天上的龍，所以他們的袍子上都繡著龍，稱為“龍袍”等等；我們是不是應該弄清楚龍到底是什麼樣的呢？龍牙到底應該是怎樣的呢？

這些龍都長著像鹿角那樣的角。這樣看，龍應該是吃草的

動物，因為草食動物有的就長著角，如牛、鹿之類，角能保護牠們抵抗老虎、獅子的攻擊。吃肉的動物沒有哪一種是長著角的，因為沒有必要。但是即使是長著犬齒的龍，即應該是吃肉的龍，居然也長著沒有必要的角。這當然會讓我迷惑啦。

再來看龍的腿。草食動物的腿底下大都長著蹄子，蹄子對牠們也是一種保護，我看到過斑馬或長頸鹿用蹄子踢走進攻牠們的獅子。但是我看到不管是哪一種龍，草食的龍還是肉食的龍，都長著有爪的腿而不是蹄子。肉食動物不長蹄子，而是長著有爪的腿，這好理解，因為他們的爪能幫助他們抓住獵物，同牠們的犬牙一樣厲害，所以我們就將那些幫助有勢力的人欺負窮人的人為爪牙。但是，不管是吃草的龍還是吃肉的龍，牠們都沒有蹄子而有長著爪子的腿，這就不太合理了。不過龍們的爪子都不像老虎或者狼的爪子，而是像老鷹的爪子。這不難理解，因為龍不是像老虎那樣的在地上跑動的動物，而是在天上飛的動物，所以牠們的爪子就自然而然地比較像老鷹的爪子了。可是在天上飛的龍，不管是吃素還是吃葷的，卻都沒有長翅膀，這就難以理解了。

官方將中國龍的英文翻譯定為 dragon。可是英語裡的 dragon 即西方的龍是長著翅膀的；牠們當然是會飛的，牠們長著利牙，顯然是會吃人的即吃葷的而不是吃素的；而且在西方，按照基督教的傳統，dragon 是邪惡的象征，你不妨去查查谷歌。現在 dragon 的群體中來了東方的移民，即中國龍，牠們會不會同當地的 dragon 打起來呢，還是會融入當地 dragon 的文化變成邪惡的呢？因為中國龍的象征著權力，具有超凡的智慧和力量，不一定是邪惡的啊。唉，這我可管不著了。

不過在中國，不管是吃素的龍還是吃葷的龍，牠們都控制著天氣和雲雨，能呼風喚雨，所以也可能帶來災難，比如龍捲風，或者牠們鬧情緒不下雨。所以每當發生旱災，中國老百姓就要拜龍王求雨，燒香、跪拜、叩頭，求牠從天上降雨下來。

但龍們平時大多住在水下，大的龍王住在海裡，牠們在海底有龍宮，比如東海龍王；小一些的龍王住在大江大河裡。住在海裡的吃草的龍王，應該以水草、紫菜或者海帶作為食物；住在海裡的吃肉的龍王，好像應該吃海魚、魷魚、烏賊或者海螺、牡蠣、鮑魚之類，他們不會吃蝦或蟹，因為牠們是保護海龍王的兵將，所謂蝦兵蟹將，龍王不管肚

子怎麼餓，也不會吃自己的兵將吧。

好啦，我已經分析了長著不同牙齒的龍應該吃不同的食物。但我寫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其實並不是要探討龍到底吃什麼，只是要從這種談論中引出中國文化的特點：它富有想象力，具有包容性，卻缺乏分析力和邏輯性；中國人常常希望將所有優點、能力都集中地包括在龍這種想象中的具有非凡權力的生肖（不同於所有其他 11 種現實生活中能見到的生肖）的身上，而不去分析這樣的話某些能力之間會出現怎樣的相互衝突的情況。

龍這種有無邊力量的東西是怎樣會誕生在中國人的圖騰裡的呢？你也許會看到各種不同的說法。有一種理論認為，傳說中的中國龍是從一種古老的圖騰演變而來的，對這種圖騰的崇拜就變成了對龍的崇拜；還有人認為龍是鯉魚跳過龍門而變成的，所以龍身上有魚鱗；還有人認為古人將多種生物的優越的屬性加在一起，形成一種具有這些生物所有優勢的種族，比如老虎尖利的犬牙、蛇的游動性、鷹的利爪等等，從而創造了龍；還有很多人認為最接近於龍的生物其實就是鱷魚，牠能水陸兩棲，有利齒犬牙，有帶有利爪的短腿；另一種比較多的說法是龍的圖騰始於炎帝，在大約 5000 多年前古代中國的傳奇領袖炎帝曾與強大的

龍相遇，憑藉著他對這種怪獸的形象的記憶而創造了龍的圖騰。如果相信這種說法，那麼龍這種怪獸應該是真實存在過的。

另外，對龍的創造也反映出中國人對物種缺乏正確的認識，因為中國人不會將精力放在對物種的研究上，所以他們將蚯蚓、蜈蚣、蜘蛛、蚱蜢、蛇、螺、蚌、蝦、蟹、牡蠣全都歸為蟲類，將狐、狸、狽、狼、狗、獅、猿、猴、猩猩、甚至（簡體字）猫（貓）、猪（豬）都歸為犬類；將水生動物鱉、鱷、鮑、鱧、魷都歸於魚類，等等。中國人沒有出過像法國人法佈爾（Fabre）這樣從小扒在地上抓蟲子逐漸發現蟲子的分類的昆蟲學家，因為大人會認為這孩子沒有出息而逼他去讀四書五經；中國人也沒有出現過達爾文（Darwin）這樣的乘船周遊世界為了發現不同物種，一直到達澳洲，從而寫下《物種起源》的博物學家，儘管我不讚同他對人類起源的說法，但他的進化論還是有相對積極的意義的，因為中國人出海不是為了生計（如淘金）就是去做生意，不會去研究外國的生物。

以上就是我寫《龍吃什麼》的初衷。

那些和葡萄根本无关的事儿

二雷子

说起葡萄，我脑子里联想到的是淋巴和肿瘤！希望这不影响你对葡萄的喜爱，感谢你花时间听我絮叨！

我似乎不太明白肿瘤到底是什么含义，意味着什么？甚至在上一次听说一个朋友得了肿瘤时，我还天真的想，可能就像伴着我从小长到大的淋巴一样，吃几片消炎药就好了吧！直到几小米一脸严肃的告诉我，肿瘤是为了说得含蓄委婉一些，更直白的表达是癌。

癌症，我懂！早在很多年前，一提癌字，日子就似乎开始了倒计时，再雄赳赳的豪言壮语，也抵不过直面死亡时的胆怯。我不敢再往下想……

“姑娘，妈不怕，妈还有点儿存款，留着过河的，定期已经到了，回头让你爸取出来……”换好手术服的马大夫躺在麻醉室的移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说……她说得平静，我却听得忐忑。

不到十平米的麻醉室，灰墙，高顶，像一个中转站，链接

着事在人为和听天由命，等待医生到达之前，麻醉室里安静异常，我屏住呼吸，摩挲着她的手，不想打扰她，我期盼马大夫说点什么，好在这一刻让我和她都能够抵抗对失败和死亡的恐惧。

“你看妈妈还有个哥，还有个弟弟，你就你自己一个人……”说着马大夫的眼圈儿红了。



“妈，你看，我还有上帝给我预备的弟兄姐妹呢……”我眼里的泪已经大颗的滚出来，我知道她就是挂念，挂念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太孤单！她不止一次这么说。

接下来马大夫开始嘱咐我，要孝顺公婆，说话要温柔，要学着控制自己的脾气。“如果公婆说话哪里说错了，不好听

了，不要耍脸子……”

一连串的要字句子，让我想起了圣经里的八福。其中有一句是“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很显然马大夫没做到，她脑子里都是这些“未卜先知”、“未雨绸缪”，她怎么能做到清心呢？

“好的，妈，我知道了！我保证不让他们受委屈……”我的话还没说完，马大夫已经开始流泪了。

“我保证，觉得说得不好听的时候，我就唱……唱的比说的好听”

马大夫哭着哭着又噗嗤笑了。这一笑，好像刚才硬撑着伪装起来的英勇顽强，一下子泄了一半的气，紧张的气氛稍微缓和了些。

哭哭笑笑，短短的几分钟，在小小的麻醉室里，我和马大夫好像从没有过的亲密关系，我们都变得温柔、包容，我们心里都期待着再漫长一点的人生，期待着多些时间去弥补后知后觉所留下的遗憾！

回想我和几小米结婚十七年，所有我情绪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马大夫永远提醒在前面，没有一次让我觉得她是自私的，哪怕只对自己稍微好一点，偏向一点点……如果我回娘家给她买了些苹果，她会嘱咐我，“你公公也喜欢吃苹果，你走的时候啊，去市场挑好的多给他批发点！”……

她以前说这些话，我不懂。前几天，我们在一个新区认识个澳洲朋友，澳洲朋友说她父辈曾是渔夫，她喜欢吃鱼，以后如果我们住得近了，捕到的鱼多，可以送她几条吃。我随口把这几句话给马大夫翻译了一下，她又开始嘱咐我：“我看那个澳洲朋友挺好，你记得她爱吃鱼，以后钓鱼多了，给她送去尝尝。”刚认识的朋友，也许我们都只是随口一说，我没有讨好谁的必要，马大夫本也无需将此放在心上……

现在我理解了。所有马大夫要我做的，都是因为她怕日后没人对我好！她相信的“将心比心”“付出就有回报”“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如此简单的道理，我却用这么久才懂！

名字，姓氏，出生年月，所住地址，有没有糖尿病史，有没有哮喘，是否吸烟，有没有假牙，有没有假肢，身体里有没有金属植入，平时有没有日常用药，有没有吃什么保健品，上一次手术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进食是什么时

间……

这两周，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相同的内容，回答的一次比一次快，一次比一次顺利。因为她身上长的这两颗拳头大小的肿瘤，让我有机会详细地了解一次马大夫，从她的既往病史开始……1989年，阑尾发炎……那时我不满七岁。

我感恩这一切发生在澳洲。好像时空又一次交错，她是我七岁时的妈妈，我是她近七十岁时，陪她做她监护人的女儿。我是她的孩子，她此刻亦是我的孩子。我陪着马大夫打完麻醉，主刀医生在最后一秒，再一次恭敬又礼貌地把我送出手术室，和前几天的肠镜一样。

其实上次陪马大夫看病是去年的6月。那时候 Peter 刚从重症监护室出来，算是刚刚渡过一劫，马大夫才喘口气，要求趁着我在国内，陪她检查一下心脏。她总说嘴唇发紫，说明心脏有问题，所以她随身携带着“宁心宝”，硝酸甘油这样的“救命的药”。她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虽说时常也有些“江湖异术”玄乎其玄的功夫，且不说真药假药，如她所说“治病就是好药”。只要你有病，那她一定有“药”。不知不觉她也成了我的主心骨，我心中的马大夫，也由此得名。

我曾一度因为今年马大夫被查出肿瘤也是六月，而憎恶六月。我甚至心里怨恨六月，认为六月总有我走不出的阴霾。如今回想却非常感恩，六月无疑是上帝安排拯救的月份，他满满的恩典与福分，统统在六月给了我。去年他医治拯救了我的父亲，今年是我的母亲。但最最重要的是，他用这两次苦难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审视我与他的关系，我与父母的关系、与公婆的关系、与丈夫的关系、与孩子的关系！这些日常里最普通的关系，一股脑的全部涌出来，看似有些夸张，但只有一一感受过，才会明白自己正是在这些看似简单平常的关系中慢慢成长！

马大夫的肿瘤手术历时三个小时，我接到医生电话，告知手术进行顺利。两个拳头大小的坏肿瘤已经清理出去，接下来是病理检查和基因检测。其实，后续是什么，我脑子里已经没那么多空间去想了，我需要先看到她。

医生说她还需要在观察室观察，确保一切体征指标正常才可以回到病房。没过几分钟，观察室的护士给我电话，因为马大夫不懂英文，无论她们说什么，她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们需要有人翻译，如此我可以去观察室陪她。

等绕到观察室见到马大夫第一眼时，我的心又紧了一下，

她显然累坏了，听到我叫她，反复几遍之后，才声音微弱地回我一句“疼啊……”。护士开始吩咐患者怎么自己按压给药按钮，使用定剂量止痛药。回到病房，护士检查伤口，掀开马大夫的衣服，眼前一道 20 公分长的伤口，还攒着两汪鲜血，我止不住落泪，心情就像小甲当年耳鼓摔坏了一样，本能的心疼，但不管怎样，总算是惶惶不定的两周后，心绪定了一些。

马大夫手术这一关，算是过了，我期待着奇迹的出现，期待着医生告诉我，两颗飞速奔跑的肿瘤是良性的，呵呵……但心里也知道，奇迹爱恋那些愚蠢的人，他们眼睛是瞎的，不明白走到当下已然是岁月的恩典，世间的奇迹。最近常在耳边一句话“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道墙”，一想起来就心崩、泪崩。不知道马大夫这一遭意味什么，但很明显，我的墙给我发了一个邀请函，它邀请我面壁，面壁除了思过，还要好好欣赏，以一个女儿的身份，欣赏这道墙的经历风雨洗礼后的色彩，明白尊重过往、珍惜当下的含义……

如果身为小甲妈妈的这个角色是为了让我对未来充满期待和盼望，那做为马大夫女儿的这个角色，无疑是让我回念过往，懂得感恩，才能更心安地活在当下。



马大夫的康复之路需要水果，葡萄、苹果、香蕉，西瓜……也需要鸡汤，如此我又煲了一锅。敬未来，也勉励自己，给七月一个最新鲜的纪念！

2024年7月1日 Brisbane Greenslope Hospital

读这样的文，你辛苦了

不负余生 ---我的澳洲情

蓝楹

1、有些路，只能自己走

说真的，做梦也没想到，退休十七年后，2023年2月，我收到了澳洲 PA，从此开启了古稀之年的澳洲行程。

老年移民，犹如盘踞多年的老树，又移植到陌生土壤中，重新扎根成活，嫁接生长，并非易事。

作为老知青的我，多年来历尽沧桑，颠簸跋涉，早已伤痕累累，好渴望换一种活法。



澳洲蓝天白云，多元文化，食品安全，视野开阔，人际简单。对于澳洲我一直充满了好奇与向往。

于是乎，年逾古稀的我，又背上书包，带上午餐，乘坐 BUS，走进 TAFE 课堂，开始了学生生活。

虽说十多年来，为了帮助女儿带宝宝，来来往往澳洲多次，可我从未单独出过门。

对外的活动，均由女儿、女婿去处理。我只负责拎包随行，做个后勤兵。说来可笑，这么多年下来，我还没乘坐过公交车。

我的日记里，曾有过这样记载。

2023/11/30

到站了！公交车稳稳地停了下来。

随着两声清脆的嘀嘀声，我刷卡下车，放学后背起书包回家，眼睛扫描了下公交卡余额，啊！余额出现了红字，透支了？

怎么可能，刚充值不久，且老年卡在规定的时间内，乘车是免费的？刚尝试乘公交的我，一头雾水，不知所措。

下车后，我只好赶到，购买公交卡的柜台咨询。服务人员是一位金发女郎，她用红红的指甲，点着乘车卡后面的一串号码告诉我：“我们只负责卖卡，遇到乘车问题，请与公交服务机构咨询申诉”。

去申诉，我能行吗？面对面还可以用手机翻译应付。没办法，打鸭子上架。我试着拨通了公交公司的电话，随即从手机里传来，一串串流利的英文，我只听懂了两个英文单词：一个 Bus(公交车) 一个 number (号码) 根本无法口语交流？何谈咨询申诉！

举着手机，拖着书包，我茫然地望着，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来往的行人，满目的英文标识，沮丧地叹息道：不懂英语，真是寸步难行。我往日的自信心，优越感，哗啦啦地碎成一片梦幻。

多付点钱，权当交学费也就算了。但问题出在哪里？总该查找出原因，不至于重蹈旧辙。再说啦，这点小事都搞不定，往后在澳洲怎么生活下去？

办法总比问题多。转眼间，我不服输的性格又复活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找朋友，搬救兵。我先后发出几个求助信息。

我急切地等待着，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个把小时过去了。除了广告，推文，手机上没有见任何回复信息。嗨，大家都在忙啊！！

急中生智，我突然想起，马来西亚的好友丽凤，她和我聊起过，乘公交的话题。丽凤会开车，懂英语，偶尔也座公交车，更重要是她很热心。

立马找出微信，和她联系上。我把乘车经历描述给她听，并把乘车卡编码发给她，请求她的帮助。大约过了 15 分钟，丽凤兴奋地回复我，申诉成功。

原来，是昨天上车的时候，公交车刷卡机发生了故障，刷卡没成功。英语有提示，语速极快，我没听懂。等下车时，又按照规定刷了卡。一直都在乘车状态，所以变为了负数。

公交车公司服务人员，听取了丽凤的讲述，查询了编码，核实了乘车路线，最后按规定返回了车费。

恍惚间，我似待出壳的鸡，独自哒哒地啄破蛋壳，蓄势磨砺，期待新的天地；我又似一棵嫁接的树，兼容裂变，顽强地生存，蛰伏出新的枝叶。

要跳出生活的舒适圈，需有极大的耐心来接受来包容；需有持久的努力来探寻，需有坚韧的灵魂来支撑。

2、弱小并不可怕，只怕停止成长

屈指细数，这次在澳洲，我已独自生活十月有余。有风有雨，有苦有甜，我乐此不倦。

在 Sunnybank hills 红绿灯交叉口，我曾迷过路，烈日下转辗多时，走不出怪圈，等到朋友开车来接我。

学英语，老师要求同学们，用英文口语表达，本人姓名、家庭地址，电话号码等生活必备信息。

虽然经过多次练习，当老师提问时，我还是张口结舌，吞吞吐吐。只好重新定位，放平心态，从零开始。

到澳洲不久，我收到了联邦政府，两封全英文的体检筛查信件。

为了磨练独自面对生活的能力，我借助手机逐字逐句翻译，然后填写个人信息，预约医生，落实公交路线，前往医院做检查。虽说碰过钉子，走过弯路，闹过笑话，但经历了，学懂了。

我独自乘公交车去 City 乔治王广场”逛街,走进赌场感受稀奇；去南岸公园乘游船，欣赏市区的风光旖旎；去 QUT 昆士兰科技大会见朋友，相遇金发碧眼的学子；独自办理了借书卡，方便借阅书籍，查找资料，参加图书馆的文学沙龙。

我还去熟悉附近的超市、菜场、银行，诊所的位置。学习预约医生，银行上网，取款转账，谷歌查询交通，等必要的生活常识。

我还转辗车程，去边远的洛根，会见布村菜园的朋友，交换花卉菜苗；切磋种植技能。参观“菜园人家”一眼望不到边的农场，让我赞叹不已，大开眼界。

闲暇时光，我开始种植花草，果蔬。不但养心悦目，还自给自足，岂不悠哉乐哉！

生活中，我还结实了几位志趣相投，性情高雅的邻居与朋友，远亲不如近邻，虽然肤色、语言不同，但我们相处和谐，互通有无，关键时刻叫得应。

她们常常送来了美味的糕点，特色的自家菜肴，西人朋友们，还耐心地帮助我，学习生活中的英语。

与他们交往，让我了解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与美食。虽在异乡，未感孤独，却时常感到家的温暖，情的珍贵，爱的力量。

生活还在继续，许多课题还在路上。然而，现在我一扫初到澳洲的懵懂、惆怅与不知所措。每天都在迎接着新的太阳。

每每清晨，我推窗而望，院子里的波斯菊，芊细碧绿的花茎上，灵动嫣红的花朵，随风摇曳，极像一位优雅的舞者，总会让我生出几分喜爱与感悟。

谁能相信？一个月前，它细如游丝，弱不禁风地黏贴在空心菜的根部。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默默蛰伏生长，充吸雨露，沐浴阳光，如今清雅俏丽，不同流俗高傲地绽放。

大道至简，花草无言。大自然无时无刻，不在诠释着内在规律，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我们生命中每一个阶段，都有重新创造自己的机会，弱小并不可怕，只怕停止成长。

每朵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节奏与绽放的时光。

即便人生到了年老，也要像余晖落日，留下最后的光影，生命的绝唱。

18/07/2024 写于布里斯班

关于“一把屎一把尿”的翻译

马山

- Heart flowers angry open (心花怒放)
- Chicken without sexual life (童子鸡)
-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



类似这样让人乍看莫名其妙，细品忍俊不止的或真或假、或半真半假的“中式英语” (Chinglish)，是中英翻译大观园里的一朵奇葩，常给人们带来乐子。前日有朋友贴出下面的帖子，并带有 ChatGPT 的戳子，像是在宣示人工智能的加持，同样令我乐不可支：

- 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I raised you with one hand of shit and one hand of urine.

笑过之后又觉得还不够夸张，我随即跟了一帖：

- 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 I stretched you out big with one hand of shit and one hand of urine. :))

玩笑归玩笑，“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 尽管难登大雅之堂，却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地道中文，还真需要有一个恰当的英文翻译。为此我特向 AI 求教，得到 ChatGPT 的如下建议：

- I raised you with great care and effort.
或者直译：
- I raised you with handfuls of poop and pee.

前者委婉、文雅，却失去了原文的形象、生动、及市井特点；后者得其形却失其真，因为毕竟孩子不是用屎尿养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译文似乎可以作如下修改：

- To raise you up, I had to deal with a lot of poop and pee.

作为人类排泄物的屎与尿，对应于英文的 Shit 与 urine ，会引起人们本能的厌恶、排斥。但婴幼儿排泄物的处理是

育婴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日常工作；同样出于本能，绝大多数父母对其都不会有与对一般排泄物所会有的同种程度的厌恶与排斥，更何况“童子尿”（男婴小便）在民间素有视其为有特殊医用疗效而入药的说法或传统。所以与这句中文对应的英文应该是用于儿童、家庭语境中的 poop 与 pee，而不是一般性的 shit 与 urine。

关于这句话的英译的讨论好像到这里可以结束了。且慢。“一把屎一把尿”说的是婴幼儿不能自行处理大小便的人生初年的情况，这在把孩子“拉扯大”的过程中只占微不足道的很小一部分，而父母把子女抚养成人所付出的辛劳远非“一把屎一把尿”所能概括。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会专门挑出这一段、专门选用“屎尿”这些令人生厌的字眼来说事儿？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人们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为了向作孩子的强调父母养儿育女的艰辛与不易：人人都对屎尿避之唯恐不及，但我为了养育你却不得不整日与之打交道。所以这里正是要利用“屎尿”这种令人厌恶的字眼来让子女意识到父母养育的不易与做出的牺牲；唯有如此才能更充分地传递“父母育儿不易”的观念。按这个理解，虽然这句话是作父母的人所说，这里的“屎尿”所要传达的却不是父母育婴过程中眼里特定的“自家婴儿的排泄物”那种近于中性的形象，而是一般人眼中泛指的“人类排泄物”的负面形

象。因而在这里真正忠实于原文本意、有助于实现其目的的译文不是 poop/pee，而恰恰应该是令人生厌的 shit/urine:

- To raise you up, I had to deal with a lot of your shit and urine.

回头再看，前面提到的朋友的那个帖子的译文，似乎也不再那么可笑了，您说是吧？☺

题外话：“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这句话往往还有未必直接说出口的话外之音，意在强调、提醒子女的“报恩”的义务与责任。这其中的是与非又是另一个值得商榷、见仁见智的话题。

筹 码

二雷子

家门前的树 在不经意间
又分出许多细小的枝桠
院子里的那棵老芒果
也把根须狠狠地扎向
水泥浇筑的地基下

生命的顽强
或是向上 或是向下

头顶声声巨响 阵阵轰鸣
地多出了一道雷的影子
雷声在跑
影子在跑
我们也在跑

.....

跑向不知何处的
黑暗的
或辉煌的
渊

掩埋在一切的已知与未知里

你 我

等待着喂养 与惩罚

命运总会用不一样的方式

去给生命做诠释

是雨水

是雷声

是烈日

是疾风

是生

是死

是你总不知道 它在哪里

是你总在疯狂地发着神经

那是爱

它看着很远 却触手可及

它触手可及 却又深不见底

折腾吧

该有的热气腾腾

折腾吧

生命永恒的密码

去折腾
再奋不顾身一些

我告诉你 且只告诉你

这日一过
我们的春天便又多了一些
向死而生的筹码



(身体有点儿闲的时候，脑子就开始闹么蛾子！净整些有的没的！最大的特点便是喜欢“嘚吧嘚”，秉承着“只要思想不滑坡，健康总要嘚吧嘚！”，实属难能可贵……当然，我这个性格，怎么能“安静”呢，你们都比二雷子更了解我！比我更担待那个叫二雷子的家伙！在此谢过！)

阅读(三首)

力夫

于连-索黑尔

一颗纯洁的泪珠滴落脸颊

木匠索黑尔，父亲粗暴的巴掌

让你赢得一场爱情

美貌少年，奇异的智慧

在一座城仇视的目光中坚持

在枪声中奔跑 于连·索黑尔

仅有的霉土豆和黑面包，神学院

灰暗的墙壁，迫向、抵抗

一场场预料不到的伏击

维立叶尔·贝尚松·巴黎 短暂的足迹

农民索黑尔，非凡的智慧和英勇

发动一场又一场战役 面对

一个阶级，掠夺抑或保卫！而

“孤独地活着！

……怎样的苦痛啊！”

执拗地思索，一颗疼痛不禁的心灵

索黑尔，我不能不说出对你的敬意！

一颗高傲的心，让两名女子垂青
不，叛逆的爱情，是阶级的仇恨
于连·索黑尔，你甚至只是一个贫寒的书生
你甚至一个贫寒的书生也不是
就让他们叫你野心家吧
于连·索黑尔，剩下的只是坚强的自尊
那么，笑出来吧 面对命运
最后的闪亮刀锋

金黄的头发轻轻扬起
一颗头颅优美飞动
在黑的尘世 于连·索黑尔
红血飘洒

花园中漫步的夫人

比盛开的花朵更芳香艳美

良好教养的举止，满含怜悯的眼睛

维立叶尔小城的一片光辉

自始至终，获得我的敬爱

多么美，那少年一滴眼泪

就打湿你。我看见你的手指温和

在漆黑的夜晚 灵性的手指

紧紧抓住。在天亮之前

依偎的人不会分开

这让人心灵颤栗的爱情呵

让人扛住枪声和楼梯狂奔的爱情呵

……却又多么渺茫 结局多么冰

冷。峨特式教堂 令人起敬的

花玻璃窗子。令人沉重

美貌的夫人面色忧悒，身影模糊

弥撒已开始 一颗

受难的心灵走向静穆安宁？

但是少年的枪响了
德·瑞那夫人。复仇
抑或拯救
一颗子弹击中你的肩膀
一颗子弹干掉宗教的黑帽子

玛特尔

栗色的头发，深蓝的眼睛
对一个女子的美丽止于描述
玛特尔，巴黎舞会之王后
谁是王子，谁是仗剑前行的
白马王子？法兰西富丽的
回声四起。玛特尔
注定的虚荣与孤寂
却面对一个年轻神父的卑微
阶级呵 小姐玛特尔
正如所有浮泛女子一样
你倾心，你蹂躏
一颗高傲的心灵 一种
不屈的意志。无法抗拒！
如一口智慧的陷阱不可逃避

纯洁的玛特尔。勇敢的玛特尔
你已经失去，所以它能够占有
能够获得斑斓的爱情
荆钗布裙，掩不住你高贵的姿容
更掩不住你的坚决和反叛之美！

正如古典的英雄和浪漫主义情节一样
玛特尔 你亲吻一颗忧郁的头颅
蓝色的眼泪。又将它轻轻埋藏……

1993.1.13 攀钢四二零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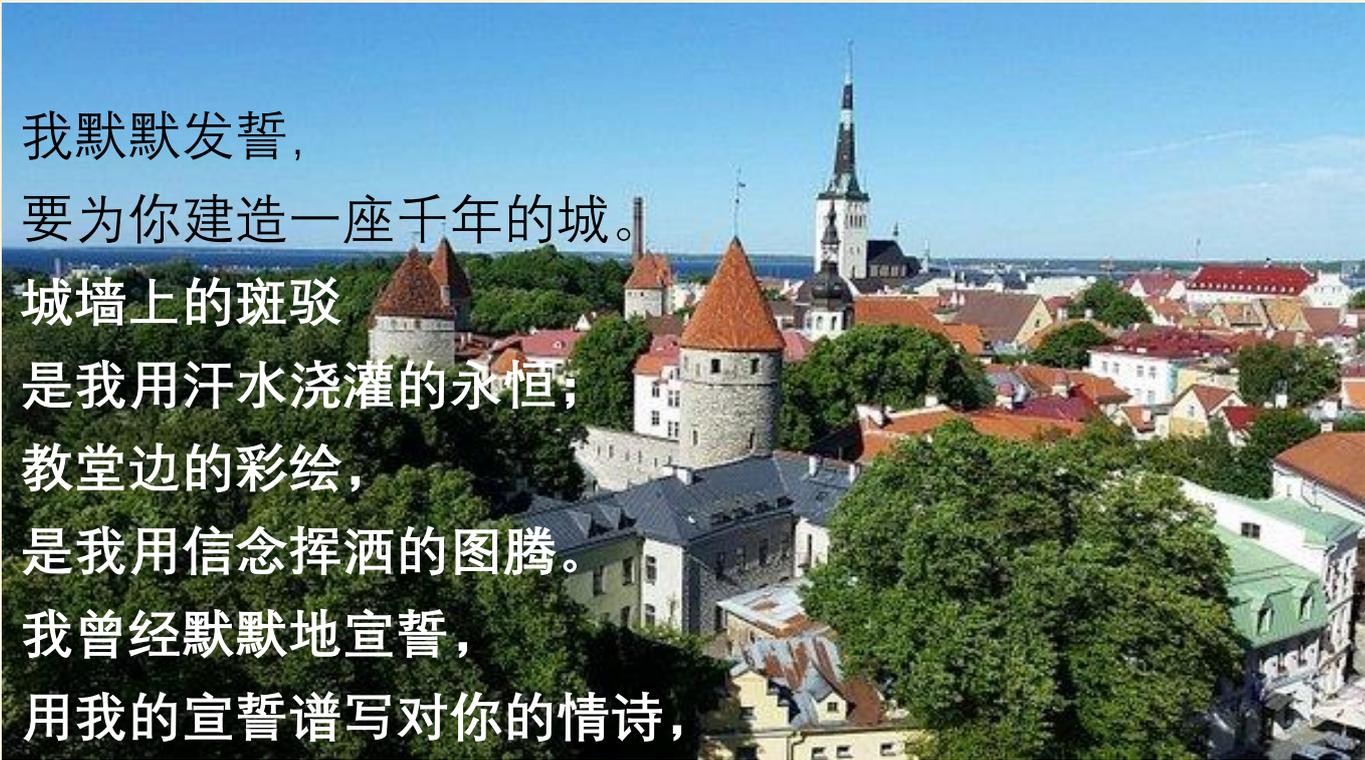


我为你建造了一座千年的城

花田君

题记：本诗乃是诗人触景生情。去年曾和恋人相约前往爱沙尼亚的塔林，无奈因个人和家庭原因分手，这一次独自来到塔林，履行了自己当初的诺言，但是却望眼欲穿，不见伊人，不觉随性成诗。

本诗将塔林所有的景致和所见景点和美事融入这则童话，希望做到相得益彰，寓情于景。



我默默发誓，
要为你建造一座千年的城。
城墙上的斑驳
是我用汗水浇灌的永恒；
教堂边的彩绘，
是我用信念挥洒的图腾。
我曾经默默地宣誓，
用我的宣誓谱写对你的情诗，

只可惜誓言终究抵不过造化，
当年轮早已过去，
似乎一切已成往事。

那么我亲自来看一看为你建造的这座千年的城，
它攫取着，我千年的呼唤，

就像那圣亚历山大的圆顶，
夕阳下如泣如诉，
演绎着当初的相濡以沫；
又像那汉萨同盟餐厅的招牌
早春里两盏淡酒，
说不出眼下的低回苦涩。
被湮没在红尘中千年的城楼，
我就是此地苦修的僧侣，
化身为缁衣的雕塑，
守护着那份掷地有声的承诺：
我为你建造了这座千年的城，
但是，如今城市人声鼎沸，
却再听不到你熟悉的歌声。

思念，是城头上十字军的旗帜，
让我皈依于爱情的信使，
理想却总是败给残酷的现实；
思念，是码头前离港的风帆，
把我丢弃在幽邃的海面，
温情却无法克服回忆的泪眼。
何曾几时，
窄小的巷口内笑靥如花，

千年荏苒，
毁弃的舵口外各奔天涯；
何曾几时，
上城区的观景台联床夜话，
千年荏苒，
云端上的酒吧里独面晚霞。
这座为你建造了千年的古城，
可能只是感动我自己的童话，
就像教堂只是信仰的城池，
而并不是供你幻梦的家。
如山的藏书只是历史的序言，
却并不会为我们未来作跋。

一片飞扬的柳絮，
从我的眼前飘落，
而我的目光，
越过蜿蜒崎岖的古道，
从敲击着灵魂的钟声，
伴着迎风起舞的海鸥，
消逝在天边再也看不到的尽头。
也许我的爱，
还藏在那灰暗的市政厅的墙缝里，

还藏在那尖利的丹麦王的剑锋内，
还藏在那甜润的烧熊肉的回甘中，
还藏在那搞怪的吉尔特的雕塑间。
只不过我知道，
它最终的去处，
却静静地停在，
这静静的扉页上。

推开窗帘，
乌云为海面架起一座黑色的桥。
一边是幻灭的天堂，
另一边是我相思的地狱。
就好比波罗的海上相互交错的航船，
双向奔赴，却默然擦肩。
那么我只有期待下一世，
也许，
那还是一场擦肩。

——2024年5月30日晨于塔林瑞士酒店 2511 总统套

七月的琴音（外一首）

陈谦



总有人偷梦
从无法律禁止
被偷者在梦中逃难
纵身一跃入墙
醒在最低温度的极寒夜间
梦里的人物与情节
如不识泅渡者临江却步

潜波暗流

寂静漫长

色彩渐淡

浓烈成为曾经与期待

于是出现第二个芽苞

第三 第四 第五

数不胜数

一滴滴光阴青绿

悄然变大

占满涟漪

颤抖的圆圈

未拨已动弦

“这些兰色是什么？”

“河流”

“嗯正确”

其实是池塘

又有何妨呢

总之是水

可撑船的水
可晃动倒影的水

辛勤的受雇工
在每个七月的清晨
穿梭叶间
为每片音符除尘

用尽所有剩余的颜色
是我最后的节省
我是个从不舍得浪费的人
总守在这里
守到余晖落尽
才收起一把把画笔的浆
在风中涤荡

华灯初上
蓦然想起被偷走的梦

该点抹几瓣初绽的浪漫
才算了却一桩补偿

星月夜

陈谦



太阳也是星星啊

在最寒冷的季节里
我抬头望见
你在千万年前向我发出的光
让我以为看到的是现在

那些白

那些漩涡

时光流逝

我几乎用尽了所有气力
挤出最后那几点温暖的橘黄
把传说中被射下的九颗太阳
揉碎了
小心翼翼补回去
笔尖触到的每颗星星都在燃烧
分不清是银河的涌动
还是飘渺的烟气在盘旋缠绕

无法停止的歌声
擎起一棵柏树的火把
在深夜的幽兰中摇曳飞舞
用暗绿赭色的飞溅去穿越星云
迎向你

我把你目光中的波浪
一朵一朵
以我不可复制的色彩

重新诠释

静谧的村庄正在安睡
而我紫罗兰的心事
在我点燃的热度里
融化

再融化

深圳“海上世界”观感

无名



一个自称“人民的儿子”的老人
在一艘船上题了“海上世界”
从此这里成了一个
神奇的地方
沧海桑田幻化拔天而起的巨龙
婆娑俯仰的喷泉
用炫彩装点出
鳞次栉比的玉宇琼楼

音乐一波又一波响起
泉水追着节奏
时而激昂
时而曼妙
热浪舔着殷红的酒意
搅动着早已不成型的烟缕
渐渐模糊了双眼
这如梦般的幻境
很美、很美、很美…
值得全身心守护和捍卫

水滴如瀑落下来
璀璨、晶莹…

以心相许

浩千



啊生命
如此美好的生命
你是我红尘最后一个
以心相许的爱人
心动是你
遗憾也是你
美好至极
纯净至极
倾心所爱
无怨无悔
今生相约西方净土
我们了此尘缘
结伴携手
成就一切众生
同愿往西方
同入弥陀愿海

風雲和雨（外一首）

燕紫



拂过山谷，又越过山顶的那一阵风
不会再抚摸我此刻滚烫的面颊了

当我决定以螃蟹就着红酒
来对抗胸中积蓄已久的乌云
好多个日夜的暗涌和冲动
终于在这个傍晚，滂沱而下

你只说出了那一句话，而天地之间
唏哩哗啦，是一场恸哭也是欢唱
情到深处，忍不住悲伤

密集的雨丝正是缠绵悱恻的倾诉

我身体里的云朵这么轻易就开放
如同无边的草甸，以黛紫色花朵表白：

看啊，千头菊，紫色、黄色；
喇叭花，紫色、蓝色；
还有紫色苜蓿和黄色蒲公英

哎呀，你不会是那一朵玫瑰色的云
恰巧在我叉着腰跳着脚急急唤猫的时刻飘过
以至于失望地落雨

我醉云醉风醉花醉酒
也不会忘了
捉猫回来
天黑了 下雨了





清尘收露 鸟儿们的歌唱笼起一树林子的希望
午时的阳光透过落地窗 撩起老房子里似有似无的热情
那时花开 那时猫睡 那时草木繁茂
一切暗中的悄悄话都能被拾获

我从年轻时就逃避的恋爱
怎么会偷偷溜进紧锁的窗
帘纱一个翻飞 相思就得圆满
或许，出于你的意愿

而今，我终于接受了一只小猫
接受他不远不近地追随我
一旦我试图亲近，而他又逃离
如同接受年轻时不懂情事的自己

那个困在时空隧道里的自己
就是一只孤独的野猫
打不开那心门，野猫的爱情
可以是死了，也可以是活着

桂林山水（外一首）

刘广玉

薄纱轻雾笼翠山
暖风柔水驶小船
山水之间多少事
一幅画卷迷仙凡

草原长调

草原长调
天籁悠远
好像天堂
华丽庄严
好像梦境
亦真亦幻
远古余音
神韵自然
歌声把人带入仙境
却找不到来路回返
任由那旋律
在心中震颤

轮回

四合院

大地露珠升苍穹

漫天雨滴落尘红

上下轮回千百年

谁说死去万事空

旅澳忆龙岩八景

连健龄

情人港是澳洲悉尼最具人气旅游景点，游人如织。美丽的龙津河蜿蜒流过故乡龙岩市，向东汇入大海。自唐代以来，龙川晚月、双井流泉、九猴叠幃、虎岭松涛、登高独秀、东宝烟云、紫金晴雪、奇迈岚光成为龙岩八景，闻名于世。

居澳常念情人港，
更思龙津涌波澜。
双井流泉轻入梦，
虎岭松涛响耳傍。
登高独秀甲天下，
九猴叠幃镇四方。
东宝烟云遮不住，
晚月清幽照龙川。
待得紫金晴雪日，
巍巍奇迈现岚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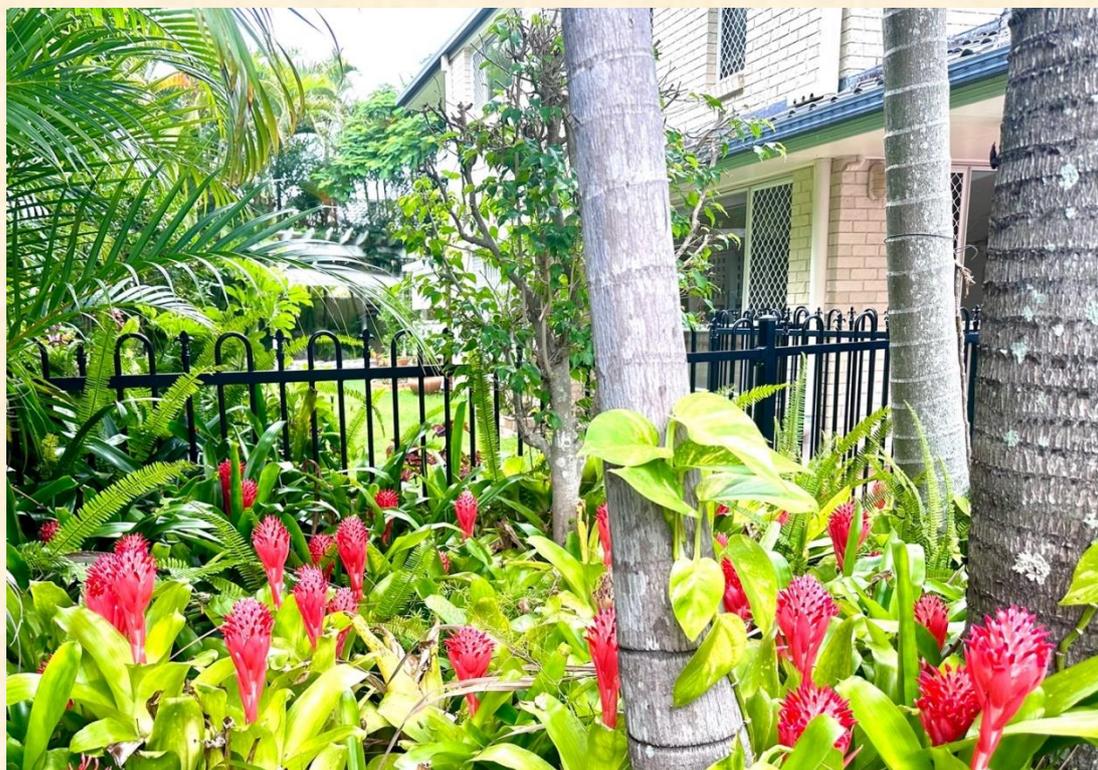
2024.7.16 于悉尼

吾愛吾家（外一首）

—— 南國冬日

藍湘

夜來淅瀝催入夢，
晨起翠園點點紅；
誰持畫筆添異彩？
南國冬雨送春風。



手造桃源

一 观郭若泉私家园林影集

蓝湘



自古亭台帝王家，
今入庭院伴百花；
異石清溪環翠柳，
荒郊柴院綻奇葩。

谢
谢
阅
读